

國際編譯

INTERNATIONAL DIGEST

期一第 卷四第
VOL. IV, NO. 1

月一年四十三國民華中
January, 1945



第四卷第一期

立中央

著

西班牙的第三共和國
論義大利外交政策
架設美蘇合作的橋樑
戰爭與證券市場

柏甘明
薛光前
連椒生
楊聲鴻

出版報導

戰後如何管制德日

捷克的民主政治

國際文獻

羅斯福對國會咨文

董霖

版

南京圖書館編譯

國際

申新第四紡織公司

福新第五麵粉公司

總廠始創漢口 抗戰奉令內遷

棉紗商標 四藍忠 平人孝 蓮鐘圖 麵粉商標 牡丹牌 順風牌

內地分廠：

廠名	工廠所在地	辦事處所在地
申新寶雞分廠	十里舖	中山街五福巷
申新重慶分廠	南岸貓背陀	民族路特五號
申新成都分廠	東外三瓦窰	桂王橋西街五四號
福新天水分廠	東五里舖棗園莊	西關三新巷五號

公益紡織麵粉機器製造股份有限公司

製造紡織麵粉機器

廠址：重慶江北黑石渚 辦事處：重慶民族路特五號

建成麵粉股份有限公司

精製 飛機牌 麵粉

工廠：成都東外大觀堰 辦事處：成都北新街五二號

宏文造紙股份有限公司

機器製造 各種紙張 出品精美 定價低廉

廠址：寶雞十里舖 辦事處：寶雞中山街五福巷二號

譯著

如何解決戰後問題

約翰斯頓 (Eric A. Johnston) 作
朱葆光 譯

原載一九四四年十月二十二日紐約時報週刊。作者是美國商會會長。

戰爭將留下許多棘手的問題，這已是個確定的結論。和平不只在社會的桌子上簽訂一堆條約就算了事，在戰爭的根源肅清和我們恢復正常工作之前，不能有真正的持久的和平。我們必須正常經濟——現在正常經濟被軍事行動給放在側路上。

戰爭的破壞影響太顯明了。只要戰爭繼續下去，我們的一切努力和一切物力都須集中到勝利的爭取上，我們時時在小心着。我們不停地計算着費用。倘若我們弄下錯誤，就沒有時間返回去找我們的腳印了。

浪費和過度是不可避免的。平時工業機構已經失掉調節。私人投資遲滯，銀行的業務範圍縮小了。銷售成了一個不重視的因素。因為戰爭巨大的需求超過了供應。政府是最大的顧主。政府的統制越來越來越多，捐稅升到從未聽見的水平上。

戰爭結束時候我們必須恢復從前狀態。我們必須把戰時經濟轉為平時經濟。我們必須再學習銷售和生產。私人的創造必須代替政府的指導和計劃。私人投資必須把供給工業企業資本的任務拿過來。政府的管制必須放寬。實際的平時捐稅和勞工

南京圖書館藏

政策必須施行。政府的工廠和剩下的物資必須善加處理。成百萬卸職的兵工工人和軍人必須予以有益的工作。處理巨大的國債需要高度的國民收入。這是我們遇到的一些問題。

也許有許多人看着這個從戰時經濟轉為平時經濟的驚人的任務自然而然地懷着憂慮。工業家憂慮我們必須遵循的經營規律。工人害怕再有一個失業時期。私人投資者必須有更多的刺激才肯冒險。甚至一最後的消費者——都不敢決定他該不該多買些生活必需品。可能的困苦時期這個魔影不是要阻礙他購買他夢想已久的新房子，新汽車和新無線電麼？

對於這種疑慮——對於未來的恐懼有任何充足的理由麼？戰後美國的情形怎樣呢？從這次戰爭中要產生比任何國家富得多得多的一個美國，當然美國要有美國

的問題。但是美國判斷力成熟的人願意拿世界上任何一個主要國家的一些問題交換我們一切的問題麼？

例如拿英國來說罷。英國像我們一樣遇到處理政府的剩餘物資和裝備，經濟復員，解僱兵工工人和退伍軍人的就業問題。但是還有它的城市局部被毀了，它的國內經濟和對外貿易停止運轉了。它有龐大驚人的國債——每個國民分負的國債跟我們每個國民分負的國債相等或者多。它從一個債權國變成了一個債務國。它因為在戰爭期間向國外買東西欠下多少億鎊的債。它一向倚賴對外貿易，所以它現在發覺它的生存寄托戰後大加擴張的對外貿易上。但是它用以進行對外貿易的商船隊有一個大的部份被毀了。它必須從頭建立它的破爛的經濟。

尚若你認為這些問題還是不同於我們的

，我們再加上幾個。這兒有關係四億人民命運的印度問題，有香港問題，有如何維持遼遠的和更獨立的自治領的領事問題。再者還有愛爾蘭問題。你能在美國找出來一個願意拿我們的問題交換英國那些問題的麼？

又如蘇聯的困難如何呢？它的人口最多而且高度開發了的區域被德國人炸毀了，史達林格勒淪為廢墟，史達林格勒的居民被屠殺或者逃散。二百五十萬居民的列寧格勒在納粹包圍的二十九個月期間因為死亡飢餓和疏散而減到僅僅五十萬人。史達林說截至一九四四年六月一日為止蘇聯軍隊陣亡的在五百萬以上。成百萬被殺戮的平民，失蹤的士兵和永久殘廢的人還沒有算在裏邊。

倘若這些問題還不夠嚴重，那麼再加上開發蘇聯龐大的天然資源的困難。這些

資源散佈在和月球一樣大的面積上，沒有充足的運輸和交通便利。極度的寒熱妨礙着工農業的活動。蘇聯必須在國外化上成百萬的錢購買機器和裝置來重建被毀的工廠和開發新的資源。而且蘇聯完成這些任務的熟練人力的儲存是很稀少的。

倘若這還不夠困難，再加上蘇聯的幾乎沒有一點兒消費品的低度的生活水準。蘇聯開始它的工業闊步需要幾年的時間。美國有人願意把我們的問題和蘇聯的問題交換麼？

或者，把我們的戰後困難和比利時，法國及其他解放國家的問題比較比較。在這些國家裏死亡，疾病和營養不良要減少他們許多居民。財源要被耗竭。經濟的活力要被慘痛的經歷給削弱。

但是美國怎樣呢？世界大戰之後，我們的城市依然完整，我們的田園沒有受損

。我們龐大的工業工廠更比從前有效地運轉着。我們是世界上唯一能夠按照美元購買力而提高生活水準的國家，我們是世界上唯一能夠組織並裝備一千一百萬人的戰鬥部隊同時協助我們盟軍裝備及供應食品

的國家。

一個能夠創造這樣令人難以置信的生產奇蹟的國家沒有解決它的和平問題的精

力勇氣或想像麼？倘若美國在工業，社會及軍事上依然強大，美國的力量和安定就能使美國以外的世界大部份向前航行。但是倘若我們被我們的問題所淹沒，美國以外的世界就一定跟我們一起葬入海底。

問題可以歸結到這個樣子：我們是否深信我們的國家和我們自己能擔當未來的任務呢？我們有一切自信，勇敢和希望的理由。我們才開始發現我們的工業能量。但是將來要得到那種工業能量，我們必須

擴大我們的思考範圍。甚至戰前我們抱着最樂觀的心情時候，我們總是把我們的能力估計過低了。

我們在過去十五年裏把我們每人一小時的生產量提高了約百分之四十。我們看出了這個步步增高的生產能夠再為提高，因為工人知道他們在總的豐富中可以得到更多的收穫。在戰時需求的刺激之下我們又發現了成百萬的能幹的工人。我們發現了新的原料和舊原料的新的用途。現在我們知道我們只在生產的山麓，還有高山待我們攀登。今天，成千的科學家在成百的實驗室裏發掘新的產品，設計新製造過程，這些新的產品和新的製造過程將給新的工業打開新的道路和新的工作園地。

美國是個富足的國家，美國跟其他國家或美國自己的過去比較，美國享有空前的舒適與優閒的水準。然而這些事情是相

對的。用沒有開發的一切可能來衡量的時候，我們仍然是貧窮而且十分落後的。我們征服的區域和沒有開發沒有勘查的空間比較起來，還是小得可憐。美國人民和任何歐洲或亞洲國家的人民比較起來，美國人民享有高度的生活水準。但是從我們能夠生產和消費的優越的觀點來看，這個生活水準是低的。

我們需要一種全盤目的，我們不擬定像集體化國家似的那種五年計劃，但是我們應該有明確的目標，我們可以向這種目標共同努力。我們要更好的房屋，更好的教育設備，更高的生產和工資，更多的舒適和便利。但是我們不要政府的計劃者告訴我們我應該有什麼和我們應該如何取得。美國人民應該指定他們自己的目的。這是民主的要素。我們應該從市區開始往上做。現在讓每個市區為一個更好的美國而

向上努力。担負這工作的必須是人民，不是政府。

任何生長的富於活力的經濟必須加以調整。只有在靜力的經濟裏摩擦才能減少。這次戰爭之後我們要遇到的困難是多種而且複雜的。但是我們必須懷有自信——一個強大的有彈力的人民的自信——來面對這些困難。我在海外許多戰場上看到我們的戰士。他們知道他們是裝備最好食用最好的世界上最優良的戰士。他們相信自己應付和克服我們問題的能力麼？

失敗是和美國的傳統不相合的。對於最初的殖者這是真的。對於建立美國的男女這也是真的。對於今天繼續建立美國的男女這還是真的。我們受過挫折，但是贏得了戰爭勝利，而且克服了國內一個時期的患難。現時我們仍在向前行進。

每個世代的美國人都在我們無匹的傳統上增加了光輝。我們自己這個世代要以對我們國家的我們自己尤其是對我們合作的能力的自信來解決我們面前的難題。

法國的新殖民政策

拉比 (P.O. Laspie) 作

惠林譯自十月版「外交季刊」

「殖民的目的是想在一切人羣之間，造成生活上的平衡。」這是法屬赤道非洲布拉薩維爾城一個黑人知識份子阿雲 (Jean Pierre Assolant) 所下的定義，雖然不算完美，却有相當意義。這一定義所以不完美是因為殖民除了達到上述平衡之外，還有其他目的，但是由此却可以看出，在一個法屬非洲黑人的眼光中看來，法國殖民他本鄉的目的，是使殖民者和被殖民者的文明，達到共同水準。每一個民族有其本身的文明智慧，各以其本身的特殊方法，在人類進步的途程中前進。法國怎樣會想到把她的特殊智慧傳授其屬地的人民呢？這是我在本文中想設法答覆的問題。

法國的殖民經驗可以追溯一〇九九年

第一次十字軍時代在地中海東岸所建立的法國殖民地。十五世紀是一個發現的時期。十七十八兩世紀期間，法國在美洲和印度有廣大的殖民地。今日的殖民帝國是在第三共和之下建立起來的，大部份都在一八七五年之後。

這一帝國的內部極其複雜包括有一切種族和一切主要區域，分佈於各種不同的緯度。非洲方面，法國的屬地一直由地中海通到剛果。印度洋方面有馬達加斯加，吉布底和印度的幾小塊地區；太平洋方面有越南，新喀里多尼亞，大赫的和其他衆多島嶼；西半球方面有圭亞那，法屬西印度，聖丕爾，密克隆，這些殖民地的法律地位各各不同。阿爾及利亞有一個總督府

，全區分爲三省，歸法國內政部管轄。摩洛哥和突尼西亞是保護國，歸外交部管轄。有許多土地是殖民保護地，歸殖民部管轄。有些殖民地是法國的議會中派有代表。衆議院和參議院中經常有黑人議員，最少有三個人曾經擔任內閣閣員。

二

近年以來，法國的殖民政策大體上已有強烈的自由傾向。戴高樂在一九四三年十二日的演說中曾答應回教徒可以獲得法國公民權利；一九四一年六月九日，賈德魯將軍也在一篇宣言中爲敘利亞和黎巴嫩的獨立開闢途徑；這是法國殖民政策傾向自由的兩個例子。一九四〇年以來殖民地人民對於法國的忠誠已使這種自由政策無可避免。在法國衰落期間，殖民地毫無變亂，而且在中非洲一帶，土著人民自動參加反德。參加同盟國方面繼續作戰的自由

法國人，對於這項自由政策都表示熱烈歡迎。但是這項「新」政策，嚴格說來，却是戴高樂將軍所任命的法屬赤道非洲總督圭那里人艾布(Felix Eboué)所擬定的。

法國的新殖民政策是較前更能認識清楚，殖民國家的惟一目的是使殖民地成爲國家，立於平等地位，達到阿雲所說的平衡。我不敢說這種平等的時期何時可以來臨；但是其理想是在一切地方却達到平等的目的，而且有些地方在事實上確已達到。國聯盟約第二十二條也以平等爲目標。實現這一目標的，在接受委任統治的國家中，只有法國一國，她已經使敘利亞和黎巴嫩成爲獨立國家。

法國的殖民地都有一天可以擺脫和法國的聯繫。但是在這種聯繫繼續存在的期間內，法國應盡力使其愉快和有利。這便是我所以發表海外委員會的意見，向臨時

諮詢議會也因此向未來的國民議會建議從事一種研究工作，看看法國的未來憲法怎樣才能加強法國本國和海外殖民地間以及一切法國領土間的聯繫。

要有一個國家，必須先有公民：要有公民，必須先有人。目前非洲方面已有許多黑人是法國的公民，在法國的衆議院中有代表出席。但是這些地方，也還有封建領土和奴隸，還有最近才放棄人惡習的部族。我們怎樣才能使這些還不算人的人成爲真正的人，然後再使他們成爲公民呢？這是一種雙重的工作。要使第二部份工作得到成功，我們必須瞭解我們所要製造的是怎樣一種公民——法國公民呢？喀麥隆人呢？蘇丹人呢，乍得區公民呢，還是法屬非洲公民？

要製造一個人並不十分困難，這和一般人的想像完全相反。做一個人的主要條

件是身體應該屬於自己。在我們這種個人主義的社會中，走向文明的第一步應該是廢除奴隸制度。早期征服非洲的法國人便懷有這一目的。我曾經看過當時他們和各地土王所訂的條約，其第一條總是廢除奴隸貿易。奴隸貿易廢止之後，奴隸制度也跟着消滅。

同時私鬥也被禁止。奴隸貿易也是非洲各部族發生戰鬥的原因之一，因爲在一次順利的出襲中往往可以得到許多奴隸。惟有和平秩序獲得維持，人民才能安居樂業。自從法國人到這裏之後，我們村裏的兒童便胆大得多，——這是羅岡區薩拉族的一個老人告訴我的。殖民工作的第二步是建立治安和改善糧食供應。分發種籽，鼓勵種植蔬菜，並且教那些無貯蓄心的部族積穀防饑。

我們靠着這些步驟，已經開闢出沒有

奴隸制度和不怕戰爭和飢荒的土地。人民各安生業，逐漸了解做人的最基本形式。這種努力已有很大的效果，例如在阿爾及利亞方面，現在一般人雖然說那裏的情況不佳，但是土著居民在過去四十年來增加了一倍却是事實。法屬西非洲方面，過去二十年來增加了一倍却是事實。法屬西非方面，過去二十年來因為人民安居樂業，人口也有很大的增加。

如果人已經進步得超過最基本的做人形式，便應該有醫生和教師到這羣人裏面去工作。法國人在這一方面也做到了。我並不是替法國在非洲的殖民辯護，而只是簡單說出造成正當人類的步驟。

三

我們希望這些人成爲公民。但是有什麼辦法呢？

我們從平等的原則開始。一切人類，

不論其種族，膚色或宗教如何，都認爲是平等的。基督教已經在靈魂平等和救世觀念中抽象的說出這一觀念，但是一直到法國革命才把這項觀念化爲政治方案，施用於實際生活上。人權宣言的第一句便是「人生而自由而且具有平等權利。」我們如果接受這一原則，是否便是說，一切人類，不論其文明程度如何，應能得到和文明比較進步或文明性質不同的人相同的法律和政治制度呢？要答覆這一個問題，須在「進步」和「不同」之間作一個仔細的辨別。

法國舊日的殖民政策大體上只及於比較進步的文明方面，而新殖民政策却具有各種不同文明的見解。

法國革命——或者說得切實一點，是使法國施行普選制的一八四八年革命——已經確定一項原則，便是任何人都可以享

有法國人所能享有的政治制度。法國殖民政策中的「同化」主義便導源於此。每一個法國人遵從一七八九年的傳統，應該和一切殖民地人民分享他所享有的各種制度。他認為他的最高道義責任便是使非洲人和安南人儘速成爲法國公民，使他享有法國本土的政治情況。例如阿爾及利亞分爲好幾省，各省有省議會，並且可以選舉代表出席法國的衆議院和參議院；黑人居住的法國屬西印度，馬提尼克和瓜德羅普，也可以派代表出席法國議會，圭亞那，塞內加爾的四郡，留尼汪島，印度的法國屬地，交趾支那等也是如此。法國人常以他們的「同化者」稱號而自豪，這是因爲他們自負他們的民主制度，所以希望傳佈到其他地方去。

可是法國的殖民傳統中另有一種傾向，新政策便是由這種傾向產生出來的。法

國著名殖民地行政官加雷尼（Gallieni）和他的後繼者黎奧台（Lyautey）完全曉得每一羣人都有他們本身的文明，其價值和其他人羣的文明比較起來，雖然不免有所高下；但是每一羣人都不願放棄本身的文明，因此殖民者必須加以尊重。文明有比較進步的，也有比較落後的，其形式也各各不同，歐洲有歐洲的文明，其他地方有其他地方的文明，殖民可以使這些文明互相接觸。這項真理，加雷尼最先發現於越南，其後又在馬達加斯加得到證明，黎奧台在馬島從加氏學得這項知識，又在阿爾及利亞和摩洛哥得到證明，艾布總督在非洲所應用的也正是這一真理。甚至在非洲最黑暗和最原始的角落，法國也沒有發現一個政治上的「真空」區域，到處都有悠久的風俗，政治習慣，法律或宗教典則，以及一切文明的成份。由這項真理產

生出一項本自然法則獲得內在進步的殖民主義，和形成矯揉造作的同化主義適居於相對地位。

艾布曾在非洲各殖民地總督的會議中發表過一篇演說，希望能夠影響他們的政治思想，這一篇演說也最足以表現艾布的思想，其中有一段如下：「土著人民愈感覺安適，其進步的傾向愈大。如果我們能夠使他們在其本身制度的範疇內啓迪知識和責任感，必然比我們強要他們接受是一種文明的方法，更能增進他們的快樂和道德心。」

這種研究必須徵引事實，所以我如果引述一九四二年四月二十日我爲乍得區行政所擬的指示，也許讀者會原諒我的，指示內容如下：

我們法國人在我們的殖民政策中有一項根本辦法，便是認識土著人民和一切人

類共同的性格。

但是我們同時又須了解這種普通性格和非洲人民特有性格間的關係，換言之，便是了解人類及其文明程度，風俗和傳統戒律中的內在歧異。

要把中非洲的一個土人立刻變爲法國本國的法國人是不可能的……

當一種文明的旁邊另有一種不同的新文明出現時，即令這種文明對於舊文明不施壓力，也不免要發生極大的影響，勢將擾及舊日環境的平衡。新文明雖然可以使舊文明得到有利的事物，舊文明却不會加以重視，一個舊社會中如果有文明發展到達另一階段的人加入，必然會擾動舊日的社會秩序。

我們到來這些固有社會的結果，既然擾動了牠們的平衡，自然有責任去使其恢復安定。我們希望這些處於原始或封建階

段的人民立即達到我們以幾世紀的期間演進出來的制度水準。我們爲達到這一目的起見，曾經不顧當地的制度，強行使用我們的辦法，結果使土著人民大爲震動。自此以後，我們不放棄理想，但是却將各引導土著社會，以其本身方式，達到較高的文明水準……

所以我們的現行殖民政策並不是以將我們的文明移植到殖民地去的原則爲基礎，而是以殖民地的原有文明爲基礎。法國人現在是以他們在殖民地中所找到的原始和強固基礎爲出發點，去加以扶植提高。這種態度的變化已足以闡明這項新政策的全部道德價值。

土著人民必須感覺他在本土極其安適，我們在使這些殖民地免除奴隸制度，戰爭，饑饉和磨折之後，便應該轉居誘掖的地位，使其自然發展。我們相信土著人民必能產生一種公民責任感，其來源是因爲每一個人都喜歡自己的鄉土，而且感覺對牠負有責任；不過這種責任感只有在沒有

和自身的感情和傳統根源脫離的人身上，才能夠產生出來。

但是必然也有一些土著人民，因爲我們的到來，而脫離了他們的天然環境。我們對於他們該採什麼態度呢？艾布說：「這種人……如果不滿意他的平常生活，而希望和我們爭勝的話：他自然可以找到一種組織，在其中逐漸學習和成長，同時我們可以看見他所擔負的責任便是他所得的權利和榮譽的試驗。」

照上面說來，我們的目的是使非洲人成爲非洲的公民。非洲人之間自然還有許多分別。仍舊處於原始階段的山野土人，必須和城市中的土人有別。蒙昧初啓的人也和「已經有地位的人」不同。

四

法國這種殖民政策的後果是很遠大的，這裏僅能扼要加以敘述。我已經說過，法國屬地必須以聯邦方式納入憲法一般條文的範圍，這也許是其後果之一。第二種後果是新政策使我們必須在殖民地從事一

間接的行政。教育方面須有重要發展，而且不僅是初級教育，還須及於公民教育以及文學，藝術，科學等自由教育的復活。經濟方面的後果也很重要。我們不能再把殖民地完全當作原料儲藏庫，而拿法國本土的製造品和他們交換。土著人民政治和智識的發展不僅要靠經濟情況的改善，最要緊的是要看有多少改善是土著人民直接參與的結果。這裏所指的改善有交通，手工業，職業公會以及土著人民管理工商業能力的發展等等。

新政策有一種後果最難完成，但是其他一切後果都須以牠為出發點，這便是土著和歐人關係的改變。歐洲人到非洲來的將愈來愈多。空中運輸已使歐洲人能夠進入非洲的每一角落。科學已以維生素，電氣冰箱，冷氣裝置等使各殖民地的生活情況大見改善。處理政務，發展工業，探測天然富源，改進警務等工作，在相當長的期間內將不能缺少歐洲人。非洲需要歐洲人的資本，機械才能和創造能力。但是

目前商務讓與所根據的原則必將逐漸放棄，使合作企業中的合作制度能夠發展。

一九四〇年大西洋憲章草擬之前，法國已經開始建立非洲人的非洲。當時正是法國歷史上極其黯淡的時代，法國的國魂也似乎流亡到非洲來了。自這時開始，關於法帝國公民的見解，會有許多言論和著述。這一方面有相當進步，但是大部份仍滯留於理論的階段。

可是新殖民政策已經在非洲的土地上留下痕跡。其目的是將土著人民提高到和我們在同一大道上並肩前進，但是却讓他們遵從其原來的方式，而不強令他們脫離原來的基礎。我們希望利用這種基礎加強土著人民對於其本土的愛好和認識，並希望他們能夠依從人類的根本自由，發展他們的未來途徑。在這種政策之下，法國相信有自由，平等，博愛的三項理想之外，殖民地人民將給她加上第四項理想，便是對於法國的忠誠。

(完)

西班牙的第三共和國

柏甘明 (Roe Peredmin) 作
郭達 譯

——原文載一九四四年十月出版之外交季刊——

我曾經向我的一個同胞，爲他關於一九三六年到一九四〇年的悲慘的故事所寫的書，建議一個書名。我說他應該把它叫做「在西班牙開始的世界大戰」。以後我在腦子裏思索：在西班牙開始的戰爭，究竟在什麼地方，以及在怎樣的方式下結束呢？它會不會在西班牙結束，以及它會不會把西班牙給結束了呢？可是現在我在思索：西班牙在這些年裏所經歷的痛苦鍛鍊，結果也許成了罪惡的洗禮，而使西班牙成爲更強更重要的民族。

目前還難作任何的預言。可是我對西班牙人民的信心，使我相信在民主國家戰勝了世界納粹法西斯主義的時候，地球上西班牙的這一角落，也會從八年來奴役我

國民族的那種可怕的惡魔得到解放的。這樣說來，戰爭不僅不會結束了西班牙，並且實際可以在西班牙結束。我們曾經相當地懷疑：佛朗哥政府和長槍會的黨徒，還會讓西班牙存任何的活力？可是我們現在看到了西班牙人民實在還在活着，而且絕大多數的人民是仇恨佛朗哥的。佛朗哥政府必需倒台，因爲它是法西斯，它對一個異族強國表示了屈服。西班牙人不願意要它。但這不是說：清算這一政府不會是一件非常嚴重的事。

擺在西班牙人民前面的最嚴重的問題，是在佛朗哥政府倒台後舉行葬禮的時候，如何避免流血。有許多在活動中的力量，在預防流血的結果，或者說得更明確一

點，在預防內戰的重演——假如我們能說內戰已經停止了的話。可是血的清算的可能，自然也沒有被人們忘掉。不論在西班牙國內，或在外國，佛朗哥和長槍會都用流血的藉口來保持自己的政權。他們彈唱着歷來的論調，說只有他們才能夠制止潛伏着的革命。爲了制止這一革命，或者如寧說爲了彈唱要制止這一革命的論調，他們正在努力保持這一革命。爲了舉起曾經幫助希特勒和墨索里尼不少的那面反共旗幟。他們曾經很錯誤地把西班牙人民分成好的和壞的，或白的和紅的兩種。這是種舊把戲了，現在應該明顯了。佛朗哥政府實際能夠保存的，只是個非常虛偽的無政府狀態。關於這一點，一個天主教保守的政治家，曾經舉出這事實。羅勃爾斯（Jose Maria Gil Robles）去年冬天流亡在葡萄牙的時候，曾經寫信給佛朗哥的軍

政部長。籲請軍人推翻佛朗哥，恢復王室來拯救國家的無政府狀態。在他的信裏，佛朗哥的嘴裏用來威脅西班牙國內外人去擁護他的很有效的「革命」這兩個字，被應用到佛朗哥自己的身上了。在羅勃爾斯的眼睛裏，佛朗哥的政權是革命的。很明顯而且無容爭辯的事實是：佛朗哥主義的遺傳是相當盛的；而清算這種遺傳的工作，只能落在具有強烈的和平的意向的政府的身上，即落在知道如何對一切西班牙人，課以無疑地是絕大多數的人民的意志的政府的身上。它所要求的是種和平的過渡。這會是種什麼樣的政府呢？它的權力會建築在什麼上呢？建築在依照十九世紀的傳統，附帶發表一個不可避免的革命宣言的軍隊上嗎？或者是建築在王政上嗎？或者還是建築在共和國上嗎？讓我們考察一下這三種的可能性如何。

先說軍隊。沒有人能否認它是現政權的主要基礎。在內戰中取得勝利的軍事力量，現在掌握了政權。在這裏我們不需要檢討所以取得了這種勝利的理由，也不需要談論這種勝利是在什麼樣地可恥的和可怕的情形下取得的和保持下來的。可是我們必需指示出：現在的佛朗哥政府，主要地還和一九三九當時在衆所週知的人們的幫助和合作之下取得了勝利的時候的情形，大致上沒有什麼不同。那麼，許多人自然會要覺得，只要一旦法西斯納粹軸心被擊敗了，它的承繼過來的兒子的這個西班牙軍政府，不論在西班牙國內或國外，也一定不會提供任何和平的担保的。另一個新的軍事獨裁者，例如由一個新的領袖來代替佛朗哥的地位，也只有製造各種的牽制，而不會提供現下當權者所擁有的利益的的任何一種。並且這也許會刺激他的僚

屬的私人野心。這只會挑起我們所正想努力避免的內戰，因為那樣會破壞今日唯一保存下來的軍隊內部的團結。這一軍隊正因為權力的繼續不斷而被保留下來，沒有給任何野心的競爭者任何可乘的機會。任何建築在軍事力量上面的政府，在它本身內部一定會包藏腐敗貪贓，一定會分裂結黨，以致於滅亡。而且由軍事將領們的爭奪所引起的內戰，一定會製造最惡劣的無政府狀態，而可能轉變成任何種別的東西。所以單就軍隊來說，它是不能提供任何內部和平的担保的，甚至也不能提供表面上的公安，當然更提不到在危險的過渡期間裏所需要的永久性質的權威了。

那麼，如果恢復了王政，情形會怎樣呢？正像羅勃爾斯所已經提出的，單只把一個皇帝放在馬德里東方廣場對面的偉大的十八世紀的皇宮裏，是不夠的。他在呼

額各將領放棄「領袖」的尊嚴，「王政是必由某種穩定性的組織來守護着的。」可是由一些什麼樣的份子來成立這些組織，來支持這個王政呢？是那些曾經兩手支持法西斯政權的人們嗎？當然這是不可能的，因為他們太破產太不受人信仰，而不能發揮任何有的有權力了。我們的保守的天主教政治家，認為只要軍隊一旦脫離了佛朗哥和長槍會的羈絆，就可以勝任了。我們必需假設他的意思是說軍隊應該成為別的那些組織的核心，因為在這裏，他所用的名詞是多數的。那麼，我們可以說第二種假設的王政，也不能只被單獨地加以考慮，而只能用軍隊當做它的支柱，來共同地考慮。在這裏，人們必須要問：究竟是什麼樣的軍隊呢？什麼樣的王政呢？我們很難看出這種王政或軍隊，如何能夠從那種計劃獨裁政治的王政或軍隊，從

那種為獨裁政治工作並用他們個別的方法來和它合作的王政或軍隊，很漸漸地逼問出來。每個人都知道軍隊在發動內戰裏曾經發過的作用。有些人一定更記得已故的阿爾芬梭曾經在流亡中給軍隊的積極支持，而他的兒子，如現在有權承繼王位的人，曾經如何地努力入伍佛朗哥軍隊。那麼，我們如何能夠把他和那種我們將來會要求他去摒棄的制度，區別出來呢？我們引導一句西班牙的老話：「我們只會得到一羣顏色不同的狗」。在軍隊的基礎上恢復起來的王政，多少是一羣將軍們的私有財產，從各方來講，都只會等於現在的「領袖」，而和沒有王室標誌的軍隊獨裁政治，具有完全相同的弱點和危險的。承繼或替寧可說是分享軍人獨占政權的王朝，決不會脫離像一九三一年西班牙人民所推翻的波爾布（Borbons）王朝那樣的東西。這種王朝的恢復，等於死屍的登基——但這決不是葡萄牙傳奇裏的那種恢復了生命的可愛的皇后的登基，而會

這是一副腐朽的死屍的根基，雖然國王自己也對叫佛居安（Juan），而不叫做阿爾芬梭。假如這種制度只是從它的消耗，無力而失，等組成份子——即軍隊和一個波爾布王室的帝王——所產生的，它如何能強有力地生長起來呢？

國 際 評 論

上面所提到的三種可能，現在只剩下共和國了。但什麼樣的共和國呢？是恢復了合法性的——一九三一年的共和國嗎？換句話說：是恢復在內戰被推翻了的民主立憲政體的共和國嗎？在我看來，這是一種錯誤。這只會提供一種展望，把西班牙人民的真正意志，釘在合法主義和立法的公式上。人民不希望恢復這種共和國，正如他們不希望恢復王政一樣。他們希望別樣的東西，另一種的共和國。但一種什麼樣的呢？這是事情的要點。

一九三一年的共和國充滿了好的意圖

，而且正像我們西班牙人的說法，它是用些好的意圖鋪平了到地獄的路。它的領袖們——不論是右派或是左派——的錯誤，是非常嚴重的，以致於很快地就淪落到可能崩潰的情形裏了。假如我們回到這種共和國，我們會不會讓西班牙又遭遇同樣的危險呢？我們會不會又回到走上內戰的舊路呢？佛朗哥因為沒有能力和不願意為西班牙製造真的安寧而遭受人們的譴責恢復了的共和國是不是會同樣地無能呢？假如恢復的結果，證明只是一種王室自身的事情正像過去它曾經把權力交回給在一九三六年也依然被擊敗的另一派別一樣，那它的危險會更要大了。

人們常說，西班牙人民從來不知道他們要什麼，可是他們確實知道他們不要什麼。那麼讓我們現在在這裏說吧：西班牙人民很清楚地不想要的：是這些年來在國內藉用恐怖手段，在國外藉用納粹法西斯主義的援助而維持下去的佛朗哥政權的繼續存在。假如有人企圖把這種情形改變成

爲另一種在大體上相同的，雖然在外部形
狀有些不同，可是仍然屈服於外國勢力的
局面？或者更直接了當地說，假如帝國主
義的或民主主義的英國，代替了希特勒的
德國而成爲一個主宰西班牙的因素？我只
能說：假如民主國家的勝利是種勝利
的話，這種情形是不應該有的，是不可能
發生的西班牙人民決不會同意一個只是主
人們變革的局面。

假如有人企圖強迫西班牙人民接受較
表皮而不是實質的改變的話，——他們
要插一個新的「領袖」，或者是一個不同
臉孔的獨裁者——西班牙人民一定會像過
去這許多年一樣，繼續爲他們的獨立而戰
鬥的。他們決不會屈服。結果戰爭不會在
西班牙停止。西班牙人不會認爲這是完結
，雖然它也許可能把西班牙完結。對於歐
洲和美洲，這會是種悲慘的預兆。

那麼，西班牙人民不會繼續忍受過去
這五年的恥辱的統治的。他們不會讓這種
獨裁得到一種新的面具，使它能在納粹法
西斯崩潰後仍然繼續存在。他們也不會讓
胡佛哥幾年來政權的遺產，留傳給某種絕
對的軍事獨裁，使它從暴力的改革進化，
經過暴力的改革而達到王政的。他們更不
願意看到軍事統治和王朝的復興發生連接
起來，以圖保持一個不可能保持的平衡。
西班牙人民決不希望上面這些解決辦法裏
的任何一種，因爲它們都是意味着內戰的
繼續，而內戰對於他們實在是太夠了。可
是我在這裏要重複說，西班牙人民也不把
希望放在單純的共和國的恢復的上面。因
爲單單這件事，而沒有別的因素，會使內
戰的死灰再行燃燒起來。撤動這座煤爐，
會使西班牙淪陷到自殺的破壞的局面裏，
而使歐洲的和平永遠發生危險。西班牙人
民所希望的是種別的東西。

這種別的東西，着重另一共和國的共
和國——即第三共和國。這應該是可能的

戰爭取得了勝利以後的世界的空氣，會是仁慈的。至於西班牙本身，內戰這幾年
 的經驗，對於它是個教訓。它所教訓的是
 種強有力的政府，盡可能地普遍地代表
 西班牙各種信仰的人們，喚起全國新的信
 心和團結的意志。這一政府應該從各種參
 加國內對佛朗哥納粹法西斯主義的鬥爭的
 機構中產出。我們可以隨便把它叫做最議
 會 (Cortes Suprema) 這類的東西，(議
 會這一名詞，在西班牙歷史中，和「政府各
 種大的危機，有着長期和光榮的關聯。不
 論把它叫做什麼名詞，它是可以馬上採取
 民族復興的政策，來主持國家的政治領導
 的。這一政府可以不必像以往那樣，急忙
 用紙上官言來證實它的合法性。讓一切的
 西班牙人，不論他們的宗教信仰和政治主
 張如何，在這種真正的民族協力之下，新
 結起來吧。現在那許多屬於共和的集團和

黨派的人們，用他們私人的資格，可能發
 揮很有用的貢獻，特別因為他們回到西班
 牙的時候，除了具有被國內外納粹法西斯
 主義所放逐所壓迫的資格以外，並沒有其
 他的名義。這正是我們的所有唯一的合法
 的名義。讓西班牙人民自己來觀察來恢復
 他們的地位。此外我們也並不懷疑，從主
 政主義者、天主教徒，以及從社會主義者
 共產主義者中間，正如從共和主義者中
 前一樣，可以同樣找到對西班牙的西班牙人
 來擔負起維護着為的民族的感憤，
 在共同協力之下，他們對於民族的感憤，
 應該能夠使他們保持合諧的。他們不
 能只有這樣的一滴政府，才能夠有充分
 的權威來維持國家的運作，來帶着任何
 種復興的希望。他們擔負起作他們所起
 來。對於這樣政府，才能夠擔任國內的
 衛生。西班牙人，不論他們是屬於任何

部或天主教牧師之間的分化瓦解，在西班牙這種軍隊和宗教已經在長期間內被它們的首領的無知和自我主義所腐化了。它能夠產生一種強有力的臨時的政府機構，而不需要對任何敵對的派別，以及對無政府狀態讓步。對於浮淺的觀察家們，從廢墟中產生政府的機構，是種最困難的工作，可是在我想來，恰好相反，這會是種相當容易的工作，最重要的是：讓西班牙人民歷來的天才，能夠得到發揮它自己的機會。這是絕大多數的西班牙人所希望的：即一種完全的真實的西班牙政策，能夠由民族統一的政府臨時地實行起來，而這一政府終久會要對一個普選的立憲會議，記名它是不是能夠勝任。

這第三共和國的建立，曾在歐洲的民間和空間上和法國和義大利類似的努力相呼應的。法義兩國的改造，應該在各

方面和西班牙的改造相配合。這三國都遭到了不幸的命運，它們應該結成一種自由的，友愛的，和不可分離的聯盟——一種在自由的保護之下的法、義、西三國聯盟。為歐洲的以及為世界的和平而努力。任何國家征服西班牙，或用任何方法來減小西班牙的作用的努力，都是非常不智的舉動。正像在過去偉大時代裏的情形一樣，西班牙的性格會新生的，那不會是種不事生產的帝國主義，而是種和法義並立，並和它們們連結起來的文明的一個不可消滅的部份。這種性格會不顧任何的反對來建立它自己，它也會知道如何來反對不公允的和平。

如果想讓西班牙在和平中存在，西班牙人民自己必須能保持和平。為了達到這一目的，必須依靠大多數西班牙人的好的意志，但不是依靠在近年裏一部分的

西班牙人所曾試驗過的那種惡劣的信仰。換句話說：我們必須收斂那在國內國外希望得到公允的和平的人們，而這種和平會保證他們的生命財產，供給他們一種自由來恢復西班牙人民他們歷史中的光榮和高貴的世紀裏的國際地位。我們既不可以觸怒西班牙，使它失掉了自己的本性，也不可以侮辱它。因為那樣把它封鎖起來，會使它背向歐洲，而不對整個的福利感覺興趣。它會撤退到一種驕傲的，自我獨斷的，而結果等於自殺的閉關自守裏去。在未來的國際磋商裏，西班牙應該有發言權；但西班牙這種發言的聲音，不應該是那種在純粹法西斯主義統治西班牙領土的這幾年裏，刺激我們的耳朵的聲音。它也不應該是西班牙內部分任起來而有時互相殘殺的任何派別的聲音。它應該是一種表示完備而忠誠的性情的新的聲音；而且

雖然說是新的聲音，也應該表示它的永長的歷史的價值。

我們可以聽西班牙的民主追隨它的自然的道路。我們的朋友馬里坦（M. Maritain）說：「將來的和平，應該屏棄一切的權術政治。用任何種的藉口，那怕是用所謂西班牙自己的自由意志的名義，來使西班牙脫離歐洲的新生活，那都是恢復過去的權術政治，只不過比較過去更貧弱更沒有效力罷了。這會是一種錯誤的危險的辦法。因為它會在西班牙內部，製造一種深淵的永久的不滿，成爲歐洲將來的禍亂的種子。在另一方面，假如能讓西班牙恢復它和法國和義大利的密切關係上的性格，它所要協助來擔保的，不會是那種歷來引起戰爭的假的國際平衡，而會是那種爲了建立一個更自由的更快樂的，因而也更和平的人類社會的有益的合作。」

論義利外交政策

正式——薛基前——八六

(一)

夫外交政策者，一言以蔽之，乃一國對外達到某目的之手段，常依世界局勢及各國國情之不同，而隨之差異者也。十八世紀之英國外交政策，與十九世紀不同；十九世紀之英國外交政策，又與二十世紀不同。故外交政策者，非一成不變之物，隨時隨地不同。今日如此。明日如彼；要言之，不過在於列國之間，廣狹富強，以圖生存與發展。雖然，急湍之下，必有浮潭。外交政策之流速雖大，彈性雖多，但縱橫捭闔之中，仍不能不有相當之固定性在。且哉！美國前國務卿赫爾於二十三年四月九日，說明美國外交政策中日：

「我們的外交政策，建立在美國

人的利益與目標之上。它的基本目標，是有連續性的植基於美國人民的傳統與希望之中，其運用當然應參考過去的经验與教訓。」又曰：

「談到外交政策，最好配注霍爾姆法官的一句話：即一頁歷史，就抵得上數部邏輯。」

所謂目標也、傳統也、希望也、經驗也、教訓也、歷史也，皆為構成美國外交政策固定性之因素，其基礎固歷百世而不移者也。若所謂海上自由，若所謂門羅主義，若所謂汎美主義，若所謂國際合作，若所謂四強核心，皆美國一貫相承之外交政策，其運用之途徑雖不一，而其基礎與固定性固久而不變者也。以此而推及英之外交重心在「列強均勢」，其運用者

於遠略；德之外交重心，在「再造帝國」，其運用重於實際應付，皆爲急湍之下之深潭，足以概括一國外交政策之固定性也。然則，今日論義大利外交政策，其固定性究屬如何？義大利外交政策之固定性，卽是「不固定」。以一字概括之，曰：「變」而已。其所以構成之者，亦可以一字概括之，曰「窮」而已。因其立國之「窮」，於是造成外交之「變」。因果相成，表裏一致。

(二)

聶科遜 T. Nicholson 在所著「外交學」中，言義大利之外交政策，最爲精闢。其言曰：

「義大利外交政策的主旨，是要用談判締約的方式，來補助國力的不足。在國際上佔到比它本國武力所能達到的更重要的地位，所以義大利的

外交，和德國的外交相反。德國是以「武力」去決定「外交」；義大利卻是以「外交」去決定「武力」。

聶氏所謂義大利之以「外交」去決定「武力」，當指其尚權術，善權變。看風轉舵，圓滑投機。其所以然者，一言以蔽之，由於「窮」而已。其窺取阿爾巴尼亞，固由於國防上穩定巴爾幹局勢之理由；其侵奪里比亞，固由於國防上控制地中海交通之企圖，但其根本動機，尙在開拓富源，以濟其「窮」。但天下事，「窮則變」，天生義大利一幅「窮」的地圖，亦同時造成義大利一部「變」的外交。史例甚多：

一、利用一八五五年克里米亞戰爭，聯英法戰俄，及一八五九年法奧戰爭，聯法戰奧，得英法助，實現統一（一八五九—一八七〇）。其後於一八六六

一、年普與戰爭，義對奧宣戰，雖戰敗，得併成尼勝。一八七〇年普法戰爭，法敗乞助於義，義嚴守中立法，法不得在撒羅馬駐屯軍，義遂得於一八七一年遷都羅馬。一八八二年為反法，即與世仇奧大利聯盟，其後為固其地位，并加入三國同盟。

二、一九一一年，利列強之，中立，及巴爾幹半島內部之動搖，際士軍其在地中海之勢力，占里比亞之底里波里，及西利內依卡兩地。三、三國同盟時期，不忘與奧一表取回之義大利，又與法修好，一九一四年義出三國同盟，一九一五年更反對之，一九一九年自奧大利得坦登。

四、一九一九年，及亞得里亞海灣，於倫敦協定，不務結，法西新。

義大利轉向德國，保加利亞，匈牙利，接近，化敵為友。蓋為反對一九一九年之凡爾賽和約，縱橫一國，以謀為工具，從中取利。

五、一九三四年，善觀風色，特在奧大利之政策，感覺不安，又轉向英法表示，支援英法，一發決心保障奧大利之獨立。

六、一九三四年四月奧國總理陶爾斯被刺。義陳兵於布納諾山隘，對德示威。

七、一九三五年一月與法接洽，成立羅馬協定。關於殖民地方而法對義多方讓步。

一九三五年三月，義與法，一九三五年四月，義與法，一九三五年五月，義與法。

Conference)，共同反德。

及至此大戰：遲至開戰九個月後，法國敗局已定，方始參戰。（一如第一次大戰，義於簽訂倫敦協定九個月後，方參戰。依協定應於簽約後一月內參戰，其後英法棄約，亦未嘗非由於義之背諾言所致）。道盟軍在西西里登陸，政變猝發，在不及三個月之中，與敵為友，與昔日之盟邦宣戰。（一九四三年七月二十五日巴多格甲與組閣，同年九月八日巴政府投降，同年十月十三日對德宣戰）。朝秦暮楚，史無其例。其所以然者，因由於國力不足。故不能不以「外交」去決定「武力」，以使用力最少，冒險最少，獲利最多。故余曰：義大利外交政策之固定性，實屬「不固定」也。

(三)

義大利外交政策之不固性，其旨無非

在「變」。『變』之目的無他，在求其「通」。雖然，變之得道則通，變之不得其道則敗。道也者，歷史傳統與政治主流是也。義大利之歷史傳統與政治主流，表現於對外政策方面者，為反對北方強族侵凌（反日耳曼），為力求國際和平協調（親英）。準此以論法西斯時代墨索里尼外交政策之得失。

墨索里尼自一九二二年執政，至一九四三年下台，其二十一年之中，其外交政策，可以一九三五年侵略阿比西尼亞及國際經濟制裁，而顯然劃分為前後兩大時期。前期在大體上尚能注重傳統，願全主流，故能稱雄東歐，睥睨一世。後期則以侵略為主，假貌不能為善，及國聯集體制裁，更狗急跳牆，胡作胡為，置一切傳統於不顧，於是泥足愈陷愈深，終至不能自拔，而無免於覆亡。墨索里尼最初於一九二

四年十一月十五日，在國會說明外交政策

曰：「外交政策，從不天真。係受事實，地理秩序，歷史秩序，與經濟秩序等各種環境之嚴格限制。」

Foreign policy is never original. It is strongly conditioned by circumstances of fact, of geographic order, of historic order and economic order.

可見墨索里尼對外交政策之運用，亦承認史地及傳統背景，并非一意孤行，所能為所欲為者。當墨執政時，其傳統因素湧現於外交方面之較顯著者，厥為反德思潮之澎湃。吾人知法西斯黨革命時，皆手執木棒為武器，故法西斯黨亦有「棒搗團」之稱。木棒歷史，係在文藝復興時，奧人用以壓制義大利人者。當初有一風行之歌詞曰：「德人之木棒，不能壓服義大利人。」

人。」「Frattone tedesco. L'Italia non

conna. 可見義大利人反德之由來已久。當墨任首相時，即告巴黎馬丁報訪員曰：

「余觀察歐洲為一四周圍以武力之禍亂中心，其東則有布爾希維主義之威脅，而德國由於忿恨之心，將與之合。余不信中歐之勢力能抵禦之；惟吾人苟能團結一致，余信西方文化之力量，足以防止之……陸上之法，比，義及側面之英國，可聯合一教抵抗其東面之可慮局勢。」

墨索里尼之反德，亦有其根本上之利害衝突。因德國自十九世紀以來之傳統政策，為「向東進展」；而墨之積極政策，在沿巴爾幹半島，而近東，而東非，以期由此而與北非取確實聯絡。因此德義俱想支配多腦河流域，愛琴海沿岸，及亞得里亞沿岸之國家。故奧屬脫利斯脫 Trieste

之屬義，而斯放夫與皇姆薩拉之屬義，乃至義之侵入阿爾巴尼亞，藉以包圍南斯拉夫，始終不主奧匈合併，以防德之併吞。一九三〇年義匈訂友好條約，同年義王女與保加利亞王聯婚，一九三一年三月義助英，打銷德奧關係同盟之企圖，凡此皆旨在阻德之向東發展。一九三四年三月十七日義奧匈三國訂羅馬協定，一而解脫德對奧之威脅，同時擴展其自身勢力至多瑙河流域，直至一九三五年四月斯脫拉薩會議，與英法聯合聲明反德爲止，其外交政策，可謂始終與反日耳曼之傳統相吻合。惟自一九三五年冬對阿用兵後，即其外交失敗之起點。因此而引起國際經濟制裁，乃至擬議煤油制裁。墨索里尼計窮慮短，乃不惜飲鴆止渴，違反傳統，拉攏德國，嗾使出兵萊茵，以解其圍。義雖因此而得以結束東非戰事，但從茲以後

，即自帶枷鎖，改扮爲希特拉之配角，及西班牙內戰，義其間援助佛朗哥政府，乃至締結德義軸心，參加防共協定，乃至此次掀起滔天大禍，無一而非爲希特拉搖旗吶喊。惟義大利之歷史傳統在反德，而墨索里尼爲侵阿故，不惜倒行逆施，一反其傳統，而與德沆瀣一氣，助桀爲暴。變而不得其道者敗，墨之敗也，固宜！不特此也，義於侵阿以前，與英法關係，雖有倫敦密約之缺陷，仍始終維持協調態度。現英國駐法大使杜夫高柏（Duff Crook）曾於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二日爲文曰：「義大利自進軍羅馬至侵阿之截止十三年時期，對英美關係，猶如一片青天，毫無雲翳。而在此時期中，墨索里尼對歐洲問題，力持和平。如道侵阿以後，爲維持發展其既得之權益，勢成騎虎，不能不與英法發生極尖銳之衝突，其最顯著者

爲捱阿國吞吐之吉市帶鐵路問題，及爲足爲擴張非洲勢力據點之突尼斯問題，與法發生衝突。爲蘇彝士運河問題，與英發生衝突。因自義佔阿後，已成爲蘇彝士運河第二位之運商，佔全部運量百分之十九，年付通過稅約二百萬鎊，而該河爲英政府及法資本家所支配，一旦封鎖，即可斷絕義阿之交通。故墨索里尼不惜以種種手段，與英法對峙，以期有所獲待。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三十日義國會提出突尼斯問題，引爲「天然願望」。同年十二月十七日即照會法國，略謂以後法義關係，不能以一九三五年之協定爲基礎，法義邦交，從此逆轉。其後墨索里尼在一九三九年三月二十六日法西黨二十周紀念演說：「地中海是義大利的地中海」，又在三月三十一日聲明：「義大利決不願仍爲地中海之囚犯」。英義關係，益趨惡化。此皆墨索里

尼由於佔阿以後爲維持發展既得之權益，而連續發生之企圖，因而與英法分庭抗禮。惟義之政治主流，在增進國際和平協調，尤其任其英親善，（自薩丁尼亞時代，至法西斯黨執政，英義協調，幾爲固定不移之法則。義建國三傑加富爾，瑪志尼，加里波利的之反抗奧國，隻手奮鬥，得英之助最多）。而墨索里尼爲侵阿故，竟利令智昏，不顧其政治主流，而反友爲敵，窮兵黷武，變而不得其道者敗，墨之失敗，豈偶然哉！（聞墨索里尼於政變被囚至龐薩島時，向其監護人義海軍情報局局長毛基瑞將軍，在艦上傾訴曰：「你要知道一直到一九三七年，我們一切事情，都很強人意，作了很多偉大的工作。我們曾把阿爾巴尼亞，也拉進帝國範圍之內，假如一九三七年我病勢沉重，而嗚呼哀哉，對於我，實在是最好不過的事了。」（見三

十三年十一月十一日國民公報譯自同年十月九日美國生活周刊)可見墨本人亦已知其外交政策之錯誤，以致反悔其不自速死。墨於事後有此自知之明，亦可謂爲人間之梟雄矣。

(四)

自義大利政變，巴多格里奧政府無條件投降，乃至三十三年六月波諾米組閣以來，義大利之外交政策，可謂已納入正規的歷史傳統(反德)及政治主流(國際協調)的大道之中。誠能痛定思痛，善自爲謀，以義大利文化之悠久，民族之和易，及其地理之重要，不難重建其世界之地位。所惜義大利自統一建國以來，從無多數黨之組織，小黨林立，政潮起伏不定；加以法西斯黨二十一年之統治，人民對政黨

政治，更少素養機會，以致政局迄難穩定，蓋以人民承連年兵燹之餘，顛沛困苦，殊有前途茫茫之概。所幸今歲義南部麥產豐收，而盟國方面亦力加扶植，尤以美國方面，於盟軍攻克羅馬後，首則修正其禁止與敵貿易條款，而與義營商。繼則力使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不以義大利爲前屬敵人之故，而撥五十萬美元，並輸送物品，實施救濟；近又准美籍義民(約六百萬)人，每月每人由美匯義以相當數目之匯款。凡此舉措，無非旨在釜底抽薪，以救義大利立國之「窮」，以減義大利外交之「變」。能安之，卽能定之。故美之援義，其範圍雖不過經濟，而影響實及於外交。美當局對義政策之睿智遠謀，誠可謂爲探驪得珠者矣！

三十三年十一月卅日於重慶

架設美蘇合作的橋樑

連椒生譯

(美國商會會長約翰斯敦 (Eric A. Johnston) 應蘇聯政府之邀訪問蘇聯)

此文係氏在莫斯科官方招待會席上演說詞，茲促進中蘇邦交聲中爰將此有名演說詞譯出以供一讀)

我要從內心說出藉以表示我對於你們英勇事蹟的讚許，和我對於你們熱誠招待的感謝，完全是坦白的，而不是政治的甚或外交的辭令。

我在政府裏并不擔任職務，在這兒僅是一個美國公民，一個商人，你們當中有許多也是商人，你們在社會主義政府所主有的經濟企業從事經營。我則希望蘇聯的公營商業與美國的私營商業能及時聯合起來，使其繁榮。

我的此項希望的理由，超乎商業贏利之外。我相信兩國間友誼的商業關係，很能夠促進友誼的政治關係。我相信當世界

各國耗了較多的時間，以建立彼此在經濟上的權利時，那末它們使用較少的時間，來作政治權力的競爭了。我相信世界性的工作是世界戰爭最好的防患物。

在美國我們有一句諺語說着，你唯一真實的朋友，是一個知道你的壞處而還是喜歡你的人。因此我正要告訴你們一個頑固的商業事實：

在經濟的表意文字與實習方面，吾國不但與貴國有所差異，而且較諸世界其他各國更有差異。你們是公有觀念與集體觀念最重的民族，我們是私有觀念與個人觀念最重的。各位，請不要錯誤，我們還是

這樣地維持不變。

在許多西歐各國，鐵路、電報、電話、與無線電廣播電台，和貴國一樣，均由國家公有。在我的國家裏，這些東西都由私人擁有及經營。在許多西歐各國，商人均受政府鼓勵，把他們的企業組成獨佔的卡特爾，以分開市場并固定價格。那即是私人的集體主義。在我的國家裏，這是法律所禁止的。

讓我暫時站在個人立場來說話，我自己的商業規模很小。我不和大公司聯絡，只有和它們競爭。那就是幾乎全部美國人所喜歡的這樣的美國：少數人能夠競爭；確實比以往更為資本主義。

你們能夠看到貴我兩國彼此間的鴻溝，讓我們不要否認它，讓我們開始重視它。

你們可以說：『但是，美國的勞工會

不會反叛這個資本主義呢？』

我雇用了二千多的勞工，他們均有工會，我和那些工會都訂有合同。我贊成我的雇員們有工會的權利。如今約有一千三百萬美國人屬於這些工會。這些工會中約有二百個相當大，而聞名全國的。在現時全國選舉當中，他們沒有一個要求選舉人擁護「生產與分配的財源的普通擁有與經營」的原始社會主義者之原則。

諸君，我請你們認識我們美國共產主義者怎樣完全浪費他們的時間。不久以前，一個研究所詢問全美國大多數人民這個問題：你想你是屬於那一個社會階級？許多有組織的工人答復，依他們的見解他們屬於「中等階級」。我們美國共產主義者，怎能在那些不知他們是無產階級的工人當中，發生無產階級的革命呢？

我們美國共產主義者沒有把握此種事

實，他們缺乏創造精神與現實主義。他們依照跟隨并摹倣他們所認為是你們現行的政策。如果你們取了胡椒末，他們便打噴嚏。如果你們消化不良，他們便噁氣。他們妨害我們同業公會，甚於妨害我們的雇主。

貴我兩國應該尋求唯一的不受他國阻礙的經濟實驗。

我們美國人站在這一邊，你們蘇聯人民站在那一邊，讓我們承認這個鴻溝。現在讓我們看那一種實際的合作橋樑，能在此鴻溝兩端加以架設。

第一要消滅法西斯主義。

美國商人都反對法西斯主義，因為我們相信資本主義的競爭。關於此點，不要受我們左翼作家所迷糊；他們對於任何人都稱之為法西斯主義者，只要他不贊同目前的行政。一個法西斯主義者認為一國的

私人商業，應集中於「元首」保護下獨佔的卡特爾。但恰恰是普通美國商人所不喜歡的。由於它自身遺傳的天性，美國的商業必須而且強調的是反法西斯主義者。

我可以實在告訴你們一件事實，不管誰是白宮的主人，不管那一黨統制議會，美國要繼續此去的大戰，一直到希特勒式的羣衆消滅為止。

那是我們我國明第一道橋樑：我們撲滅希特勒法西斯主義普魯的決心。

第二道橋樑便是我們工業生產普遍的熱心。

在卡特爾制度之下，西歐人們的腦筋牢記着「經濟安定」。它是一個稱心適意的東西，但它能夠很容易變成「經濟停滯」，還有其他東西可以加入，所謂其他東西即是經濟發展，經濟擴充，更多的投資，更多的機器，生產更多便利，以及獲得

財富更便利。

我們關於帝國統計數字已不適宜，但我們知道自一九二八年至一九三七年，在工業方面你們增加投資由一百萬萬盧布到七百五十萬萬盧布。我們也知道自一九二八年至一九四〇年，你們增加工業生產到百分之六百五十。那是全世界工業史上的一項成就，這一個成就，美國商人能瞭解，並能贊許。

他們也能瞭解與贊許你們對於建設新城市，并以新產品使其繁榮的大願望。許多飽覽世故的西歐人民認為我們和你們所喜歡的都極端幼稚，我們喜歡較大的城市，較長的火車，較大的機器工具，以及較高的烟囪。一切全對，我們即算是幼稚，我們即算是年輕，關於此事，我們好像是世界上兩個年輕的民族，或者這就是說我們還有很長的生命在前頭。

在那些生命的過程中，讓我們記住彼此的發明。我知道，你們有些人認為我們私營企業制度，（你們覺得它太紛亂了）不能夠生產此次戰爭所需數量的貨物。我知道，我們有些人認為你們公營企業制度，（我們覺得它太嚴肅了）完全不能生產此次戰爭所需數量的貨物。我們彼此都錯了。我們彼此都是熱心的生產者，不但為盈餘而生產，而且為興趣而生產。

我們立即到了第三道橋樑，它可以把我們聯在一起——輸出與輸入貿易的橋樑。我們彼此都可以幫忙他國生產更多。

你們有這些產品，如錳、木材、鎳、毛貨、與鉛。我們有這些產品，如機器工具，電氣鐵路及化學工廠的裝備，精密的貨物活躍的交易。

我喜歡你們的錳，它是極有趣的東西。

。它不知道它是社會主義的。它在匹斯堡放入火爐，一如在史達林格勒一樣。

你喜歡我們的機器工具。它們不知道它們是資本主義的。它們在卡爾科夫把金屬削成碎片，一如在底特律一樣。

諸君，這些小事情沒有表意的文字，不是很幸運嗎？爲了那個理由，它們可以作爲我們彼此間的中間人。

自然，我明白美國與國間的貿易，要在商約條款之下進行着，而商約的訂立往往和政治條約的訂立牽連在一起。我也明白蘇聯與美國的貿易，大部份依賴兩國政府簽訂關於爲未來和平而提議的任何國際機構之性質的合約。我希望兩國政府間所發生的一切政治問題，可以用友誼的精神，及基於道義的原則予以調整。我也希望我們兩國政府，立即簽訂一類商約，它不特准許兩國通商，而且便利并促進它以至於

全球通商。

許多困難節目須待完成。貴國的確是一個巨大團結而統一的商業，我們美國商人却有許多競爭的商業。你們或許會把售給我們的貨物抬高價格，而把購自我們的貨物降低價格，彼此互相抵制。美國商人與蘇聯商人應大量實施不含政治色彩的商業政策，俾兩國間的貿易得以建立在光明與有益的基礎上面。

讓我們儘速開始是項工作。讓我們記住是項工作有全球性的意義。讓我們此時期着「獲取疆界最好的方法，不是由軍隊通過，而是由貨物通過」的原則做去。

那就是各國商界人士在商業以外應有的一種使命。那就是我們能夠像任何政治家或外交家對於和平的貢獻。讓我們接受此項使命。

我國一位油業界人士告訴我，美國現時出產的石油，其力量等於四十五萬萬人每週六天每天八小時的工作。你們業已使用幾百萬此種「人力」從事工作，但是還要幾十萬萬人力來用，當你們鑽掘油井，在礦內開採煤炭，用鋼條公路及航空線，來橫貫大的河流聯絡大的城市時，我們正在開始發展這些工作。

諸君，我因此願意對你們提一項祝詞：

「這兒是到我們今日共同作戰的勝利；這兒是到我們明日必須共同努力的和平。」

一九四四年八月號讀者文摘

中央銀行

總行 重慶

分行處

國內各重要城市

總裁 孔祥熙

副總裁

張嘉璈
陳行

戰爭與證券市場

楊聲濤譯

博格列泊夫原著載蘇聯「戰爭與工人階級」雜誌一九四四年第六號

尋常都拿證券市場比喻成爲一個市場的晴雨表，不過在實際上這個晴雨表實在是未必能名符其實。它有時突然間像海裏的龍卷風一樣的騰空高漲或暴落，以致市場人心爲之慌惑，市情報告表亦對之毫無話說：這時的晴雨表的指示顯然是不可靠了。所以現代的銀行與專業家的集團不是白白地各自在身邊設立着數十個市況研究所：一方面刊行數十種雜誌，另一方面却把握住輕率的複雜物價指數。這類的組織對於交易市場中的價格和其市情報告表瞭如指掌；而現代的交易市場，就實際說來，實在也就是他們馴順的女傭。

交易市場雖是一個不可靠的晴雨表，但它却是一個很好的溫度表，因爲他確能

指示一般聚積致富者投機熱的溫度。參加交易市場的人們與投機組織完全以聚積致富的狹隘眼光看世間一切事務。所以戰爭對於一般人是災難，而對於市場做交易者却是他們賭博中的王牌，是新的機會，是漲落的新因素；自然是做漲或是做落他們都能賺錢。他們成功的秘訣就是猜度——今天的風向往何方吹，而明天則轉向到那一面。至於大局的遠景如何，他們簡直是不願過問；這是他們的特點。他們志不在遠，而且是極爲近視的人。

當上次（一九一四至一九一八）大戰爆發時全世界的交易市場驟然間失掉了憑藉，惟恐資本市場與投機市場從此全盤紊亂而一蹶不振，於是自動關閉了很久的市

間。但是在此次戰爭爆發之前，交易所與金融機關因為有了舊時的經驗，於是挺身準備迎接這個暴風雨。倫敦的交易所甚至於製出撤退方案與無場所的交易方法等計劃。不過政府却以有關金融動員與經濟戰爭的政令褫奪了大交易所的世界性。於是它們不由得縮小成爲地方性的交易所，說準確一點，它們變成了狹隘的本國證券市場。這一下却把交易所的翅膀剪短了，而其交易亦爲之一落千丈。

舉例以明之：一般有價證券應行移交給政府，逕由交易所裏剔除；敵國證券則予以廢除；對於若干證券也規定了最低價格；禁止自由買賣黃金；並爲防止遊資逃避起見而禁止外匯等。總之戰爭一起，國際金融市場就此停頓，而國際證券市場好像一座摩天樓，內中有多層好住戶驟然長期遷出一樣。

此外交戰國家對於金融市場還有一個最主要的變更。這一變更更使得投機事業大爲改觀。就是戰事中，國家的勢力伸張到市場之後，非但超出於別人，甚致可說是整個交易所已處在財政部的掌握之中。國家不斷以數十萬萬公債拋進市場，於是市場中最吃香的股票竟對之而減色。以美國爲喻，每月發行的公債往往是二十萬萬元至三十萬萬元，甚至有時達百萬萬元；而股票的發行則被限制在數百萬元，很難得達到千萬元。可是要知道，股票纔是銀行界與投機界賺錢的泉源，也就是所有金融界所最爲喜悅的氛圍。

戰爭時期的工業是按着戰爭的需要而工作。事業家惟恐這軍事上的需要是個短期性的，激爾避免建設新廠或擴充舊廠。所以戰爭時期的新工廠完全是國家修建的。這樣一來市面又充斥了新公債，而

非新股票。自然，交易所照樣可以「經營」公債，可是在他們的面前有國庫和財政部。此兩者却不像普通有財富的人那樣沒有保障。

因為以上所說的原因，各國的交易所常常感到——有時並且非常地感覺——最吃香的貨色（就是股票）的缺乏。存心想購入股票的人總是遇到「賣方的矜持」而碰壁。結果造成需要超過供給而漲價。不過這個漲度非常穩健而遲緩。茲將倫敦與紐約的股票價值指數列表如下，以示一例。（以一九三九年六月份平均價格作為一百）

年	月	倫	敦	約	紐
一九四〇年（全年平均）		八〇		九五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		九三		八〇	
一九四二年十二月		一〇六		八五	
一九四三年八月		一一八		一〇五	

在交易市場中還新生了一種東西，倫敦的靈活投機家給它起名叫做「靜默的繁榮」。這種「繁榮」是人為的地方性的，與世界性的投機領域完全絕緣；所以老練的金融界人士對之頗為厭倦。為要掃除此種鬱悶情緒起見，倫敦的交易所於是每天在午會後舉行音樂會。因此報上常見到「盛大音樂會」之報道。

各處都是交易所——都是遊資的淵海。此類遊資既不用到工薪之途，也不明到戰時公債上面。在倫敦十一家參加交換所的銀行裏據一九三九年十二月的調查，有存款達二十四億四千一百萬鎊，至一九四三年竟增加到三十六億七千萬鎊。至於英國同時期的儲蓄款則為八億鎊與十六億鎊。美國的銀行的存款一九四〇年年底為五百四十億元（銀行對銀行之存款未計入），至一九四一年年底增為六百億元，至二

九四二年年底更增為七百五十億元。每年之增長率約為一百五十億元。但這一九四三年年底竟躍至九百五十億元。

在這種情況之下錢的價值是非常的低微，這是無足驚奇的。戰時各國的中央銀行存息統是小得異常：美國週息一分，英國週息二分，瑞士週息一分五厘。計日存款的利息（私人銀行）比上述的還要小：美國七厘半，而英國一分。因此按理說起來現在恰當條件齊備，應當見到交易所了不得的「繁榮」；可是現在我們所見所聞的却是交易所的音樂會與「賣方的罷工」；他們緊握着股票，不肯割捨，以換取「遊資」。

此外還有一個因素，從兩方面影響着交易市場。這就是：一方面戰時稅捐的提高，使股票餘利重被剝削而失去其過份利潤；另一方面政府的政策是維持證券的限

價，——我們看上面股票價格指數表就可以看得出來；總之政府的政策是有效的，而市場中主要的股票收買者（時常竟是唯一的收買者）也就是政府。

過高的利得與過份利潤能使入對於投機冷淡，因為投機所得的好處究竟不會與實業（實業的「票」就是市場中流動的）上的收入長久相差。這是稅捐阻礙了投機。但自另一方面看，稅捐却又助成一般靈活的人與交易所結下不解之緣，因為投機的收入兀自容易逃避稅吏的目光。

在一靜默的繁榮環境中假如證券價格進行得穩健而遲慢，則對於投機將毫無刺激。所以交易所必然要捕風捉影以掀起市價的軒然波動。所謂捕風捉影自然以獵取戰事新聞為主。

歐洲戰事爆發的惡消息傳出的時候，交易所大受衝動。但未被戰事波及的各大

國市場，雖受了此惡消息的打擊之後居然仍能挺住脚步。「財新新聞」(Financial News)所登的股票指數頗能顯示一切。(以它一九三五年八月一日三十種工業股票價格作為一百)。一九三五年年底股票價格指數為一二四·九，戰事初起時竟落到七七·五。下落的不但是股票，公債也隨着暴落。當時的市況很能夠比這個更壞，但是一直到後來一九四〇年六月二十六日(敦刻克撤退與法國戰敗之後)纔更壞下去；那時倫敦的三十種股票價格指數竟一落千丈，而到達四九·四。嗣後漸漸回漲，至一九四三年五月已回漲至九九·二。在這樣的波動之間——就是指數由七七落至四九，又由四九回至九九——若干人損失了無數的資財，而另一些人却賺了一筆大錢；這種悖入悖出的錢數恐怕沒有一位數學家能以將它計算清楚。

不過公共的指數往往遮蔽了真像，不足以顯示市況之真實波折。比如，英國的鐵道股票一九四〇年六月間曾落至三一·九。每一種股票在自己的範圍裏都曾暴落；但是速度既不同，最低價格也不一樣。根據一九四一年九月間出版的英國市況的報告，我們可以看到英國的股票在戰事發生後兩年中公共指數僅降低了百分之六。實際上以每種股票論，多少股票價格暴落至百分之五十；相反地，有些股票價格竟增加了一倍。這是因為若干工業由於戰爭反見發展。如兩年之中，造船造艦的股票躍至百分之一三六，而採金股票則降為百分之四一。

戰事中無論任何戰場小有進步時，即是對於交易所裏一成不變的價格添注了一些投機家所喜悅的「翻新花樣」。交易所經常在找尋刺激，以求「花樣之翻新」。

據紐約泰晤士報市情通訊員之報道謂，一九四一年八月間倫敦的交易所即曾「在蘇聯尋找刺激」。蘇聯對抗德軍攻勢，對此交易所曾深為激賞。其報道如下：

「據各方面之聽聞均以懷疑態度論斷德國之官報。對於德方之誇耀認為係對外之反駁或係提高國內信心之末策，所以毫無價值。德國僅在數學上已將英國之海空實力及蘇聯軍隊消滅：德國既在最初兩次攻勢中未能將蘇聯擊潰，然則在此第三次攻勢中機會定然更微。」

此為紐約泰晤士報一九四一年八月十一日的報道。轉年來該報又披露自倫敦發來的電報；其中說：「對於蘇聯能以屹立不動之信心至今未減」。

交易所對於戰情之評價完全是出乎特別的「事業」見解。他們的「事業」見解

是在利潤的角度上觀察世事而生的。因此在這一班交易所大亨與投機份子的「事業」見解中必然摻和着他們對於政治的同情與敵意。所以如果忽略這些因素的話，那就對於交易所裏行情的波動簡直有時不能明瞭了。

現在交易所最注意的問題是戰爭還能延持多久與如何結束。我們是否可以想像，一班對財界金融界的大亨與工業大王是在渴望着法西斯主義的顛覆？這至少是個疑問。此外交易所怒然以懼的是——一旦和平，將如何「評估物價」，並放慮以迅雷不及掩耳之速度出脫手裏的戰時愛物，就是股票；將它們賣給食古不化而行動遲緩的門外漢。

現在引證一個事實來解釋上面的話。一九四三年的夏季德軍在蘇德戰場與地中海兩處失敗。墨索里尼崩潰，同時義大利

脫離希特勒「軸心」。無疑這是一個政治與軍事上的軒然大波；交易所也絕不能繞道而過的。倫敦的交易所響應墨索里尼的願望，各種有價證券都普遍地長了價尤其屬於歐洲國家的工礦的證券。市場上的需求陡然大增，而「貨色」的供給不足，於是推波助瀾市價更扶遙直上。這事很明顯。是因為地中海對於英國旗幟已是自由之區了。

當但當「戰爭時期」顯露出有縮短之可能時，投機家又起了一番驚擾——英國的無限期公債竟為之低落。這是一「懼怕」和平的逼近而引起的反應。

紐約的交易所更為熱鬧。因為墨索里尼之下台而大為騷動。據美國商務部機關報之所傳，紐約交易所的市價大致均突破沉寂而上騰，然軍工業股票則一致下遊。鐵道、車輛、飛機各製造的股票平均下落

一元至五元。芝加哥物品交易所的穀物盛行拋售，於是價格亦趨下落。再以遠處論，孟買的金價銀價也見降落。

交易所已覺察到下列各點：法西所不免崩潰，和平指日可期，戰局勢仍留有複雜性；所以對敵戰鬥每有勝利總是影響到市價而低降。

開闢第二戰場的一個問題使得大洋兩岸的交易忙於應付。一九四二年六月盟國開協戰於當年開闢第二戰場各項問題，妥議傳來交易所市價即被抑落。後來事情冷淡了；正像紐約泰晤士報一九四二年八月十七日所寫的：「自西方進攻德國之舉一再延遲，不由德人意味到戰事將繼續延持」，於是市價又從新平復。直到莫斯科會議與德黑蘭會議完成，市價又再降低。

歷史有時要重演的。上次世界大戰中投機事業正在瘋狂猖獗的時候，忽而一九

一六年的十二月間傳說和平已經接近。消息傳來，交易所大為騷動。當時——一九一六年十二月二十三日——英國「每日電訊」報曾刊載如下的評述：

「上星期盛傳和平即將來臨，紐約交易所的人心驟然驚恐，多數證券為之暴落。野馬無韁的投機想必已經達到了最高點。人人以締結和平一項「災難」為言；而和平對於投機份子確亦形成了一種可怖的威脅」。

因為和平消息，交易所懷懼其前途將轉入戰後新環境之中，並且像交戰國家那樣的工業製品之大類亦將散失。但另一部份交易所人士惴惴不安的却是另有其因。譬如以執有造船廠股票的人為喻，他們注視的是美國如火如荼的造船業的增產。

中立國家的交易所在戰時所處的地位是「幸災樂禍的第三者」。它們的價格指數

也是扶搖直上。以瑞士論一九四〇年平均指數為七八，至一九四三年九月間增為一一六。同期葡萄牙的指數為九四對一五〇。它們範圍雖小，於事無足輕重，但它們的顛慮與驚慌程度並不弱於世界性的，它們同樣的「薄於絮聒」。戰事的結束也就是利用中立國國庫以經商牟利的結束。

目前的「芬蘭的恐慌」已驚擾了瑞典的政治界與事業界。斯德哥爾摩的交易所沸騰得簡直好像開水鍋。最近荷爾新卡被炸，這個沸騰更加熾烈起來。各項股票驟趨下游，一羣瑞典銀行的股票下降百分之二十至二十五。機器工廠。電力工廠。德人在瑞典經營之鑛產等各種股票的價格莫不一落千丈。但交易數字却大為增加。總計本年二月份一星期中斯德哥爾摩的數字自一百九十一萬克郎增至三百十五萬克

郎。

希特勒德國虛張聲勢之事儘多，交易所也就是其中之一。交易自外表上看其交易之繁榮，連中立國交易所都要羨慕他。德國交易所的價格指數一九四〇年每月平均爲一二二。此一數字尙有可說，但此後竟令人莫名其妙了：一九四一年年初的指數增爲一四一，一九四二年初增爲一五一，至一九四三年年初更增爲一五七。好，是柏林的交易所在情形越壞的時候，交易越看好。但實際上事情是非常簡單，因爲德國交易所的有價證券事實上早已被搜括盡淨。我們看紐約泰晤士報就可以明瞭。

• 早在一九四一年該報曾轉載報說：「德國的市場僅僅對於國內情況與技術條件包反應」。轉年來又揭載說——在德國可

將爲自由買賣股票之市場的交易所已經不再存在。這是因爲柏林的政令曾勒令所有持票人將股票全數交給德國國家銀行，換取國庫憑證；不過這個憑證却還須保存在德國國家銀行之內。至於交易所的任務，則成爲每日登記着任性指定的股票價格而已。（見一九四二年六月十六日紐約泰晤士報）。

戰爭結束之期逾近，交易所的行徑遂呈神經過敏。在這種神經過敏之中正所以反映着職業投機家與業餘投機家之投機狂。總而言之投機人士對於一切世事的估計，（對於世界大戰的進行亦復如是）非僅是以自身狹窄的階級觀念爲出發點，而且是永遠利用局勢的變幻來給自己漁利的。

出版報導

戰後如何管制德日

(The Control of Germany and Japan)

摩爾登著

摩爾登 (Harold G. Moulton) · 瑪列渥 (Louis G. Mallie) 合著。

美國華盛頓「勃羅金斯學會」(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出版

，一九四四。一一加一一六頁，每冊定價美金二元。

聯合國國家當前急應考慮之重大問題有二，二為戰後如何有效防止德日之重軍

備，另一則為建立國際安全機構，維持世界永久和平。本書實為討論前一問題之有系統的著作。

摩爾登著，瑪列渥法籍，二氏處不同環境，經多年研究，探索防止德日再度

侵犯世男和平之方法。摩氏從其最早之著作關於歐洲鐵道及水路運輸，以及勃羅金

斯學會出版物中特別關於德日蘇法意與多

照河國家之經濟狀況與夫第一次大戰後所

發生之財政商業問題，以作研究本問題之

借鏡，在技術及經濟方面，尋求戰後管制

德日之方案，而其得力於法律之處，自承

極多。瑪氏為一工程師、工業家、經濟學

者，不論在政治及工業方面，富有廣泛之

經驗，對於化學、冶金、電氣、運輸等事業

，均有聯繫，曾於歐洲六個國家境內建設

工廠，其事業活動之遍於全歐，亦有年數。瑪氏歷任國際聯盟各委員會職務，國際總商會鐵道委員會主席，國務員，法國學院會員，自一九四一年以來即在勃羅金斯學會服務；其著作甚多，「獨裁或自由？」(Dictatorship or Liberty?)一書，當法國淪陷後，為國社黨禁止發行。

德日二國環境國富既不相同，戰後管制方案自應有所區分，作者有鑑於此，決定予以個別研究。全書分為三部，第一部探討對德之經濟管制，第二部為對日之經濟管制，第三部則論衡經濟與軍事管制之利弊。茲為明瞭其內容起見，逐部扼要介紹如下：

第一部關於對德之經濟管制，共分四章。第一章檢討凡爾賽和約及國際聯盟所得之經驗。凡爾賽和約並未明確規定軍事制裁，其關於經濟制裁條款，僅施於戰

事發生之後，而非事先之預防措置、國際聯盟命令會員國採取軍事行動之條款，亦從未實行，盟約所定之經濟制裁方法根本微弱，不能收重大效果。本諸已往經驗，今後欲求經濟管制之有效，必須基於兩種基本原则：第一，任何經濟措置不應窒息被制裁國之經濟生活；第二，經濟管制之方法，務須注意在行政技術上易於實施。

第二章論述減少德國之工業力量。首值注意之建議為領土之重行分配，例如瓜分德國為數小國，成立一獨立之來因區國家，劃東普魯士於德國之外，以及使普魯士孤立等計劃。惟上述各端，均有弊害：瓜分德國為數小國之辦法，對於德國之經濟狀況及失業問題，將發生嚴重後果，即對於其他國家之經濟，勢必大受影響。成立一獨立之來因區國家對於經濟之反響，亦

亦復如此。至於劃東普魯士於德國之外似有政治上之意義，但並不能實際削弱德國之作戰力量。使普魯士與德國其他領土隔離之辦法，雖較瓜分德國為數小國為強，其根本弱點厥為仍令德國保持經濟統一。次值注意之建議為經濟管制計。其實施辦法凡三：第一，化德國為農業國，但農業之德國不能使其現有人口得以自給。第二，減少德國食品之生產，強其由他國輸入，廢除穀類關稅，使其依存於他國；此項辦法不特不能解決問題之中心，且反令其成一強度之工業國。第二，對於德國之工業實施財政管制，例如轉移德國重要工業之股權於聯合國作爲戰事賠償，以及清算德國在佔領區之股權等，然究其結果，仍不能阻止德國之工業化。總之，上述各項計劃，從軍事之觀點言，不無相當價值，但經濟上則弊多利少。

第三章分析對德實施礦產管制。近代戰爭依賴豐富之資源，德國既不自足，似可藉管制以削弱其作戰力量，然實際上困難甚多，其要凡四：第一，礦產之來源既廣且散，不易嚴密控制。第二，德國之大陸環境易於走私。第三，以科學之發達，若干礦產可代用品。第四，正常需要之礦產難以確定，過少則不符其合理之需要，過多則有累積以備戰之機會。茲若退一步而僅管制代戰事最重要之三大礦產，即鐵、鎂、石油，其結果亦不樂觀。鐵礦沙德蘭充分開發，自給自給，且限制生油之輸出，勢必影響其國際貿易，且將引起失業問題。鐵鑛土則可用代用品。油之管制既難，且其正常需要之標準不易確定；或者加速用幣羅馬尼亞之油田，不無小補。從而可見礦產統制實非防止德國重整軍備之有效辦法。

第四章研究對德主要工業之管制，例如冶金、機械、鋁、錳、化學、油、淡氣、航空、鐵道運輸及電力工業。第一，冶金工業之管制不易見效，鋼鐵工業之破壞終對德國及其他有關國家，引起嚴重之經濟後果，故惟有減少產量之一法，但須大批外國官吏負管制責任，既費金錢，復產生心理上之反響。第二，機械工業因分散故，易於規避管制。第三，關於鋁之控制，鋁塊較原料為易，至於鋁之製成品似無取消必要。錳與鋁不同，德國蘊藏甚富，對於錳塊之管制，將遇重大困難。第四，化學工業在平時亦甚需要，故完全破壞殆不可能。第五，油之控制，可藉禁止人造油廠以收微效。第六，淡氣與輕油對於平時之農工業亦屬需要，故難確定標準以控制之。第七，戰後德國之軍事及商業航空應予禁止，且為安全起見，對於私人航空

亦所不許。第八，從軍事之觀點言，有人主張歐洲應採統一鐵路運輸制，但實際上並不能保障真正之安全。第九，電力工業之控制，比較上為限制德國軍力之有效辦法。

綜上所論，防止德國重整軍備之計劃，主要工業之控制較諸原料輸入之限制，較易實行。

第二部討論對日之經濟管制，自第五章起至第八章止，共計四章。作者認為目前之處境，與德不同，蓋日本為一島國，對於鄰近區域之作戰原料予以管制，則甚難恢復其戰前之軍力。日本重要原料鐵礦，大半仰賴海外輸入，而其輸入口譯亦屬有限，若不若德國之廢家，是以控制較易。友邦，以語言及文化之障礙，對日內部生產及儲藏作戰用品之增測，則較德難。因此德日二國確有分別研究之必要。附錄

第五章簡述日本一九三〇年以前之經濟地位。外間對於日本之經濟地位及其需要之估計，每多錯誤。本章所以着重一九三〇年以前，蓋因其時日本尚未攫取滿洲等地，而此等佔領之土地戰後必須歸還原主，故一切估計應以其原有領域為基礎，庶幾可擬比較正確之戰後控制方案。以經濟之觀察言，殖民地對於日本與其謂為負擔，無寧視作財政負擔。即日本對外移民而言，殖民地之重要性極微。從而可知戰後日本殖民地之剝奪，在經濟上並非致命之打擊。自一九三〇年後，日本如欲發展其殖民地，則如加緊各種原料之採掘，及殖民地之開發，則日本之經濟地位，仍未能充分自給自足。日本今日之經濟力量，全以其工業為基礎，而其工業之

工業之發展，則以其本土，殖民地及佔領區為一整個單位，故戰後以非法取得土地之喪失，其工業地位必趨脆弱。第七章檢討使日本退居一八九五年時之地位。倘若日本於戰後仍保持其殖民地及滿洲，則無疑將恢復為一強有力之國家。反之，則可不再成破壞和平之威脅。日本過去之進步，主要在於國際貿易及科學技術之進步，戰後之前進有賴於其本國之發展，對外擴張。自後迄如不採取高度之經濟自主及保護關稅政策，日本縱無殖民地，亦將變為一弱國。第八章論舉凡經濟名問題，關於原料之統制，對日對德為易，以行政技術之複雜及經濟上之障礙，達到預期目標的亦難。關於重要工業之統制，冶金工業應從限制輸入着手，機械及森林之情形亦應相若。鐵路之經營，不應有官方的

之管理亦難。其後有可能性者，厥為航空之管制。本報討論以為：對於若干物品之輸入統制，與禁止生產，不能持久而持久。日本之作廢力最可受激。打。但因其期與時之可能及武裝航空之發展，則重軍備，使弱鄰，亦中。

三、管制新經濟及軍事管制之利弊，共分三點，自第九款起至一。止。九章以大部篇為總評經。其微薄，其原因如下：第一，領土之重行劃分並不充分減少德日之工業力量。第二，以經濟措施為底。其目的在於保存之工業。實際上為不可能。蓋直接而。遍之經濟影響及於他國表世界之。定與繁榮，若間接而局之。制，包最重要軍用物資之分派，本。到。滿之目的。至於直接管制少數選擇之主要工業，固有可能，但仍難保障安全。第三，負責以經濟

方去防止德日重軍備之國家，利害各有不同。久之將生隱患。第四，普遍之經濟管制勢將不利於民營企業。個人投資須受政府經濟政策之管制，未多為各國人民所樂聞。上述各端，均甚重要。因此作主主張對於戰後德日之管制，應以軍事為主，經濟為輔，蓋。論。制之成效如何，或有奉行不。或破壞諸事，非以軍事。後。不可。管。制。之。下。方面，確有。之。補助作用。例如航空所領之油與鐵及重工業所依存之力量等，皆加以統制，勢必影響其軍。力量，且對於彼管制國之經濟狀況。國際。而。並不引起煩擾。

十章。德日二國，其步驟有二：第一，軍事結束時解除敵國武裝，此。比。變。易。行。第二，永久防止德日重軍備，欲求明。實。有效，非。建立。一。偵。察。與。制。度。不可，以。應。由。戰。時。國。組。一。聯合委員會，委員最好不過五人，大部以軍人。之，賦予獨立行動之權力。此。聯。各。委員會之主要職掌如下：(一)在德日主要

工業設置監督員，偵查有無規避解除軍備之舉定；(二)如查有任何違禁軍備，事，應立即警告該國政府從速停止；(三)如不聽警告，即採必要之強制行動，例如轟炸政府所在地與重要港口等。工業區，甚至以武裝部隊侵入該國。軍事控制之要點有三：(一)所費不多；(二)對於戰時國平時生所之干涉較少；(三)並無政府。制國際通商關係之問題。在軍事控制之理由，作者一一列舉，加以駁，認為雖存在價值，茲扼要述之：(一)以武力維持和平係變相之戰爭，此與國內設置警察之性質類似，為維持法與秩序所不可迴免者；(二)惟有精神革新方可臻致真正和平，但望以道德力量防止德日二國之重整軍備，未遑過於理想；(三)軍事控制計劃尚不澈底，蓋並不能防止他國之侵略，此固是，然亦不能否認摧毀德日之軍事力量，實為促進世界和平之有效方法；(四)僅對德日之局部計劃有背維持世界和平之較大目的，殊不知解決

總日問題正為樹立普遍安全制度之必要步驟。總之，作者權衡利弊，廣烈主張實行軍事管制，以防德日重整軍備。

第十一章專論美國後外交政策，作者認為有依賴集體安全制度防止德日之必要。美國一國獨力自衛不能保障安全。以御敵，而不致後持平日之，而不致涉私人之自由企業，其弊不可不數。

本書論點與作者持現實態度，分析聯合國應行政策，以往史為鑑，數字為據，故其立論正確，切實可行，雖寥寥百餘頁，而內容之豐富，遠超於一般冗辭濫言之巨著。研究制裁德日及國際安全者應讀此書，負有政治軍事責任者更不可不讀此書。

(附註：此書現由本館譯成中文，自下期起，陸續發表，以饗讀者。)

民主之捷克斯拉夫民主政體

(Democracy in Czechoslovakia)

此書之出版，對於捷克斯拉夫民主政體之研究，實有極大之貢獻。其內容豐富，論述詳盡，為研究捷克斯拉夫民主政體之必讀之書。此書之出版，不僅為捷克斯拉夫民主政體之研究，亦為世界各國民主政體之研究，提供了極大之參考。此書之出版，實為捷克斯拉夫民主政體之研究，提供了極大之參考。此書之出版，實為捷克斯拉夫民主政體之研究，提供了極大之參考。

此書之出版，對於捷克斯拉夫民主政體之研究，實有極大之貢獻。其內容豐富，論述詳盡，為研究捷克斯拉夫民主政體之必讀之書。此書之出版，不僅為捷克斯拉夫民主政體之研究，亦為世界各國民主政體之研究，提供了極大之參考。此書之出版，實為捷克斯拉夫民主政體之研究，提供了極大之參考。此書之出版，實為捷克斯拉夫民主政體之研究，提供了極大之參考。

最初由在美國之斯洛伐克人與洛得里亞人
 芬別於一九一八年六月與十一月在匹
 奧司克蘭通舉行會議，當捷克（指狹義的
 捷克，即波希米亞，莫拉維亞，色里西亞
 在布拉格宣布獨立後，相繼加入為共和
 國之版圖。二十年來兩省在各方面均有長
 足進步，諸如施政民主化、土地改革、教
 育文化、公共工程、社會立法、文藝戲劇
 等，無不突飛猛進。

第十六章檢討捷克共和國內少數民族
 之情形。捷克政府規定凡屬國民均有選
 舉權，至於代表多寡則依人數而成比例
 在一九一九年六月以及隨後之各次選舉中
 ，凡有德人或其他少數民族之市鎮或教區
 ，均有權選出彼等自己之議員與官吏。在
 捷克全國一五，七七八個設有行政機構之
 地方，即有三，三六三個行政權大部操於
 德人之手。此種狀況實為不平等之極，若

對於經濟教育等特遇，亦異常公允。然而
 對於發生不滿情事，實由於心理之原因
 且輸入之行動與態度常為國人所左
 右，蘇台德區之問題實保納粹德國一手造
 成。

第十七章對於捷克之外交關係作歷
 史之追述，其一貫政策為協和鄰邦與集
 安。第十八章敘述捷克之歷史，自公元
 前五百年起至土墩世界大戰爆發止。第
 九章描寫捷人如何爭取獨立，第十
 章述及戰時捷克斯拉夫共和國所遭受之考驗
 ，一方顯示德人之暴戾，同時益深捷人復
 國之信念。

本書中文譯本印行之時，駐華捷克大
 使米諾夫斯基特作序言，側重中國前途之
 光明，對於樹立民主政治一點，認為捷克
 前例足供我人參攷，確係為實坦率之辭，
 希望讀者注意。

國際文獻

羅斯福對國會咨文

據美新聞處華盛頓七日電：美總統羅斯福，昨日向第七十四屆國會提出美國參戰以來第四次咨文，長八千餘字，原詞如下：

我們考慮到聯邦的情形時候，腦子裏最光想到的自然是戰爭，以及行將追隨戰爭而來的和平。這次戰爭必須進行，且會以最大與最持久的劇烈程度進行着，我們以及我們的一切，故在危急狀態中，我們以及我們的一切，都要貢獻出來。遠離家鄉作戰的美國人員，已經贏到了世界永不會遺忘的勝利，我們對於最後勝利，毫

無疑問，我們對於代價毫無疑問，我們的損失必將重大，我們和我們的盟友，將共同戰鬥至最後的全面勝利。

過去的一年，大體而論，對於勝利的得獲，是有相當進展的，雖則德軍於年終向盧森堡和比利時發動兇猛反攻的時候，我們的軍隊曾經受到一次慘敗，德軍的目的顯欲在中心地帶切斷我們的防線。我們的人員，已經在最困難情況下，以難以描述及難以埋沒的英勇進行戰鬥。我們的德國敵人，已經遭受相當可觀的損毀。而及未能達到他們的目標。自此而後

我們就恢復攻勢，拯救丁巴斯吞的孤立守軍，而迫使德軍沿此突出地帶作全線的撤退。我們在這次猛烈的攻擊當中，得以迅速恢復，主要是因為我們有一個最高統帥，整個控制法國境內的所有德軍，艾森豪威爾將軍，以可敬的鎮靜和決心，以及逐日增加的勝利，而臨這一段艱苦的時期，他得到我完全的信心。

敵人於能繼續發動猛烈的攻擊，企圖突破我軍的戰線。延宕我們的進展，我們在最後一個納粹士兵向我們投降以前，應絕勿犯假定德軍已被擊敗的錯誤。

我頗對敵人宣傳的惡毒影響，提出另一個極嚴重的警告。德軍企圖在西歐打開的缺口，從作戰勝利的立場來說，還不像敵人經常想離開我們和我們的盟友的企圖那樣危險。每一個立意想滅掉我們對盟友信心的小謠言，就和在我們中間活動企圖

破壞我們作戰努力的一個敵人一樣。香港曾產生攻擊蘇聯的邪惡和沒有根據的謠言，攻擊英國和攻擊戰區上我們自己美軍將領的謠言，你仔細地研究一下這些謠言，你將注意到其中每一謠言，都帶着「在德國製造」的商標。

我們必須以我們健兒在歐洲前線抵禦并擊潰德國裝甲師團的同樣力量和同等決心去抵制敵人這種分化的宣傳。我們必須把他擊毀，我們將恢復進攻，並不顧各地的臨時挫折，而繼續對敵展開無情的攻擊，一直到完全擊敗德國為止。

我們現在來檢討作戰三年來領導我們，並將領導我們於最後獲得全面勝利的基本戰略是適宜的。這次大戰中，最初幾年的最大努力，是直接灌注在各戰區集中兵力和供應物資，集中在可能予敵人以最重大打擊的地點，用軍人的話來說，這乃是

一種展開我們兵力的努力。我們會進行很多次重要的戰鬥，得到多次勝利，制止進攻的敵人，並推進到我們和我們的盟友從那裏能夠予敵人的最後決定性打擊的地點。開始時，我們最重要的軍事任務，是阻止我們的敵人——歷久以來予人類文化最大威脅的最強大和最暴戾的侵略勢力——得到決定性的勝利。但就當我們在進行防禦和延宕性的戰鬥時，我們還是在展望着將來我們能從敵人手中奪回主動優勢，並使我們人力物力的雄厚力量直接和敵人比較短長的一天。很明顯的，想擊敗任何一個敵人，我們必須要在我們和我們的盟友能予敵人本土以直接打擊，並能擊毀納粹和日本作戰機構的地帶，集中陸海空軍雄厚兵力。

就日本而論，我們必須等待完成廣泛的初步的作戰行動，也即是建立了通過日

本外圍防線的安全供應線的作戰行動，這就需要絕對強大的海軍，並須有在戰略上用以對付孤立外圍成軍的地面部隊來掩護。自受襲擊之日始，我們在道義上和軍事上來着，都很正確地拒絕了一些目光淺短的人們的意見，即把英蘇兩國委諸納粹殘狠，而我們自己則集中全力對付日本。這些人勸促我們對日本作納粹的自衛戰，而讓其餘世界由納粹主義和法西斯主義來統治。在歐洲戰場方面結集地面及空中部隊，用以對付德國的必要基地，已經在美國境內得到了。在地中海區，我們可以對德國陸軍的主要部份，迅速從事地面作戰，祇要我們能派軍隊上前線，首先在北非，然後在義大利，所以我們決定集中大部份的地面部隊和空軍先對付德國，以待其完全潰敗。這種決定是根據上述因素的，同時也是根據我們的認識，覺得兩大敵人之

中，德國是更能迅速地消化他的佔領區，更能迅速地把它的人力物資轉變為作戰力的。

我們在歐洲，有二個積極而不可征服的盟邦，而英國與蘇聯，同時在被佔領各國中，他有英勇的抵抗行動，經常在同德軍作戰在阻擾德軍。我們不能忘記一九四〇和一九四一年的時候，英國如何單獨作戰，而同時在遭受空中可怖的轟炸中，還能建設起巨大的軍需工業，使它能於一九四二年在艾爾阿拉敏發動攻勢。我們不能忘記莫斯科、列寧格勒和史達林格勒的英勇保衛戰，或一九四三與一九四四年那些殲滅強大德軍的蘇軍大攻勢。我們也不會忘記中國人民，如何在七年多的時間裏，忍受日人的野蠻攻擊，而又在亞洲大陸的廣泛區域內牽制大量敵軍。將來我們必須不忘記我們所得的教訓，這就是我們必須

要有在平時與我們合作的朋友，一若他們在這次戰爭中，與我們聯合起來作戰一樣。

盟軍聯合努力的結果，是一九四四年內獲得了若干軍事上的大勝利。這些是法國、比利時、希臘的解放，荷蘭、挪威、波蘭、南斯拉夫、與捷克斯拉夫的一部份的解放。羅馬尼亞與保加利亞的投降。德國本土與匈牙利的被攻。沿太平洋各島，向着菲律賓羣島與塞班島的逐漸前進，以及對日本三島發動強大空中攻勢的開始。現在當茲七十九屆國會開會的時候，我們已經到了戰爭中最危急的階段。

過去一年裏的最大勝利自然是六月六日德國的牢不可破，以及盟軍經過法比盧前進，幾至到達萊茵河的勝利掃蕩。盟軍渡海攻歐的攻勢，是世界歷史中最大規模的水陸攻勢。在規模上這次或任何其他

戰爭中所有其他戰役都相形失色。攻歐的勝利，要歸功於海灘上衝鋒陷陣的士兵，運輸士兵登岸、並維持陸軍供應的海員，和商船海員，以及完成計劃上和執行上的真正奇蹟的海陸軍將領。此外，還要歸功於英美兩國以絕對的合作和絕對的和諧共同設計，共同工作和共同作戰的能力。

盟軍在這次渡海攻勢後，又在八月間，在法國南部進行第三次大規模的水陸戰役。在這次登陸戰中，在北非和義大利駐防的美、法、和其他的盟軍，仍然保持着同樣的合作和同樣的和諧。

兩次進攻作戰的勝利，也歸功於多數男女保守祕密的能力，他們只要走漏一點消息，幾十萬士兵的生命，就得斷送，整個大規模的戰事，也要受到影響。

大西洋之戰的勝利，也有助於這兩次大規模戰事的順利完成，假如沒有這次擊

敗德國潛艇的勝利。我們就不能在英國建立攻歐的空軍，也不能予法國登陸的軍隊以源源不斷的供應。

然而納粹還是可能改進牠們的潛艇及艇內人員的，牠們的潛艇最近又積極活動起來，大西洋之戰，和這次大戰中所有戰役一樣，需要不停的警戒，但英國加拿大和其他盟國的海軍，以及我們自己的海軍，經常是毫無疏忽的。

西歐的大戰，在一般人的心目中，掩蓋了較欠顯著，但很重要的義大利前線，義大利前線在歐洲作戰之戰略上的地位已趨模糊。不幸地有些人還把牠低估了。對這點的任何誤解，現在亟應加糾正。

現在盟軍在義大利的行動，是我們歐洲的戰略中熟經考慮的一部份，現在另有一個目的，即完全擊敗德國是也。這些在義大利的勇敢的部隊依舊牽制了很多的德

軍，使其時時感受壓力，——德方的部隊約計包括二十個第一線的師團，以及我敵人在別處所迫切需要的供應運輸和補充部隊。

我第五軍和英國的第八軍，在很困難的地形之上，并冒着惡劣的氣候作戰，一面更得有其他聯合國家的增援：（其中有一支勇敢和裝備很好的巴西軍）已於去年向北推進，經過血戰的喀卒諾和安濟奧灘頭陣地；並進兵羅馬。直到今日，我們已經佔領了俯瞰波河河谷的高山。我們對於這些在義大利作戰的軍隊的勇敢精神，和戰鬥力量，所能作的最大的讚語，便是他們的實力雖然大約與其所對抗的德軍相等，但盟方一直是居於攻勢的地位。義境的盟軍，將繼續保持這種壓力和攻勢，美國人民和現在在亞平寧山脈一帶作戰的將士們，應當記住義大利前線，並未喪失其為

盟軍在歐洲的唯一戰線時絲毫重要性。

去年我們在太平洋，曾經發動了在現代史上最神速的攻勢，我們已在中太平洋上，將敵軍逐退三千多英里。

一年前，我們征克塔拉瓦，只費了一個多點月的時間。一年前，我們正在準備進攻瓜加林，這是我們在中太平洋上面菲律賓羣島邁進的第二大步。一年前，麥克阿瑟將軍仍在新幾內亞作戰，和現在這菲律賓羣島陣地，幾相隔一千五百英里。

我們現在已在馬里亞納羣島建立堅固的基地，我們已超級空中堡壘，已自這基地炸東京，並將繼續以數目更多的飛機炸日本。

菲島的日軍已被分隔為兩部份，艱苦的戰鬥，代價甚大的戰鬥，仍將來臨，但菲島的解放將顯示日本與她在東印度所征服的地區大相隔離。

我們軍隊的登陸雷伊泰，是太平洋上最大的兩棲作戰行動。

再則，此次登陸，吸引日本艦隊作第一次大規模的海戰，日本在將近兩年來已冒險從事海戰，直到一九四二年十一月及十二月，抵達康納爾島周圍夜間作戰時，我海軍已能與日海軍主要軍艦接戰。在一九四四年六月，菲律賓海的第一次戰鬥中，我們已與他們的艦隊接觸，但直到去年十月，我們才得在實際的戰鬥中，真正和日本海軍的主要部分作戰，歷時三天的一次海戰，予日本海上力量，以空前最大的打擊。

這次戰鬥的結果，大多數日方剩餘艦隊，已被驅逐到遠隔着黃海，中國海，日本海與太平洋的島嶼的後面，我們的海軍，還希望日海軍，首先再予我們以打擊他們的機會。

這個國家的人民，有權利誇耀各戰場將士的英勇及戰鬥能力，他們並有權利誇耀引導他們的男兒參加戰鬥的美國領袖人才。這次戰爭的將才更是一部通力合作技巧及勇敢的歷史，請讓我舉出去年太平洋戰役中的一事為例：去年九月，海爾賽將軍率領美國的特種艦隊，進入菲律賓海面，和其北面的中國東海，予日本的海空軍力以重大的打擊。當時我們進攻菲律賓計劃，還置在較後時期，擬先攻下我們姑稱之為A和C的島嶼。惟據海爾賽將軍報告，謂直接進攻雷伊泰，似可實行。當麥克阿瑟將軍接獲海爾賽將軍自艦隊上發來的報告後也同樣判斷繞過A C而直接進攻菲律賓的日軍，是可能的。尼米茲將軍於此，也提供了若干原擬用以進攻中間目標的師團。這些來回的商討，雖遠隔萬里，但都完成於一日之內。麥克阿瑟將軍因立即通

知在華盛頓的參謀長聯席會議，報告他已經準備在十月間進攻雷伊泰島的計劃。

這個計劃的核准，也發生在同一天，是在某一個星期四，在二十五小時以內完成了作戰計劃中的一個重要變動，牽涉到兩個不同戰區的陸海軍隊。這個變動，加速了菲律賓的解放，也拯救了甚多的生命，否則這些生命，便要消耗在現在已經喪失了作用和我們陣綫後方的島嶼之佔領上。我們的全面戰略中，並未忽略予中國以一切可能援助的重要任務，雖有無上的困難，我們這種援助，在一九四四年中已有增加。目前我們對中國的援助，必須藉空軍援助，別無他法，一九四四年底，空運至中國的供應品噸數，倍於一年以前。每月的運輸量，即較滇緬路運輸量最高之時，也大得多。在中國的重要基地，雖然失去，但藉這些運交的物資，使陳納德將

軍的第十四航空隊（其中有很多中國的飛行員），將對日本從事有效的攻勢的戰事。

一九四四年中，第十四航空隊，其對日方出襲三萬五千餘次，擊沉的敵船艦噸數甚大，使中國海道的效用大為減少。中國英國和其自治領。與我國的軍隊，在緬甸對日方之堅決進攻，不但能維持原有陣綫，且獲致若干對華供應線上之重要基地。緬甸戰事，有令人難於置信的困難，實需卓絕的堅忍和決心。

在如此遼遠的叢林高山之中，有如此熱忱作戰的官軍，真值得其國人寄以最高的崇敬。在所有遼遠戰役中的我們的武裝部隊，包括海陸空軍最後的任務，最艱鉅的任務，都是由我們尋常的不畏難的和艱苦奮鬥的青年美國人所負擔，他們肩起了戰爭的重担，對這些人，我們和後代子孫

當致感謝的敬意，但是對於他們知道了將來會爲他們樹立豐碑，只是很小的滿足，他們所需所要，而有權堅決要求者，是我們目前充分和積極的支持。雖然史無先例的生產數字，已經使我們的勝利成爲可能，但是我們還應該在某些項目方面，增加我們的生產目標。

陸軍部在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內，即造成物資供應的最高峯，由於一部份的退縮，自那時以後，我們就沒有再生產那樣多的數量。一九四四年七月，在上升趨勢再度恢復以前，陸軍部的物資供應降低了百分之十五。因爲海外各戰場上需要的增加，陸軍後方勤務部在一九四四年十月內，不得不將它需要生產的估計，增加了百分之十。但在十一月內，一九四三年的需要又一概增加了百分之十，使生產目標，高到我們從未達到的程度。我們的武裝部隊

，在作戰中間已經增加了中型和重型砲彈的消耗量。當我們繼續在道次戰爭中處於決定性的階段時，我們所使用的軍火應該日有增加。在一九四四年十月內，有人以爲歐洲戰事已經過去，而陸軍部運往歐洲去的士兵却比以往任何一月爲多。軍隊中當前所最迫切需要者，是更多的護士，去年四月，陸軍部所需要護士的數目爲五萬人，當時護士的實際服務數爲四萬，此後陸軍部曾設法徵集這一萬名護士，積極的徵募，仍繼續進行。但是在這八個月內的淨增加額，却祇有二千人，目前軍隊中共有護士四萬二千人。據最近估計，全部需要的人數，又增加至六萬人，這就是說，僅陸軍方面，還需要增加護士一萬八千人。而海軍方面，還需要二千人。現有人數的過去工作，就反映着目前陸軍護士的缺少，現在已有一千多名護士入病院休養，

其中一部份，是由於工作的過度。護士缺乏的現象，可以從下列的事實中看出，即有十一所陸軍醫院，現已派赴海外工作，但是其中的護士，却不足名額。現在美國的陸軍醫院內，二十六個病床，祇有一個護士，而不能依照醫生的勸告，使十五個病床有一個護士。這些勇敢的婦女，自動報名担任護士，竟如此過度的工作，真是一大悲劇。我們的受傷將士沒有最好的護士照料也是一大悲劇。其所以不能獲得陸軍所需之護士，并非缺乏護士，現在美國已經登記有二十八萬名護士，在練習看護工作。據戰時人力委會估計，可以再徵集到兩萬七千名護士，供陸軍部隊之用，而不致太影響到國內人民對於護士的需要。自動應徵的護士，現在還不敷所需的數目，我希望在介紹護士到陸軍部隊裏去時，應該實行徵兵法。目前的需要，實在太迫

切，有待於在補充方面更大努力的成果。對於受傷和疾病士兵的看護和待遇，是醫學方面最爲人所知曉的一件事，應該不顧一切消耗來維持這種標準。我們不能夠降低這種標準，使那些英勇的士兵在亟待照料的時候沒有充分的看護照料。在這次戰爭進行中，我們不斷的需要新式武器，因爲我們不能以昨天的武器來進行今天或明天的戰爭。例如美國陸軍現在所使用的一種新式坦克車，其砲火的威力，比任何一種速度甚快的車輛所裝備的砲火威力爲大。一九四五年內陸軍方面需要幾千輛這樣的新坦克車在電子動力機方面，每月都有新的改進。這種新發明必須立即生產以維持我們的技術優越標準，並藉以減少生命的犧牲。我們應該每天研究在雷達方面超過了敵人。在法國登陸的日子，我們曾用這種優越的新武器，測定德國軍隊沿法國

海岸所設置的警戒設備，並使其喪失作用，如果我們不能在新式武器的發明上超過敵人，我們將以子孫的生命和血肉來補償這種落後的代價，應付這種新式武器需要增加的唯一方法是使每一美國人參加戰時工作，保持他自己的戰時職業——還須格外有些沒有担任主要工作的美國人民男子和女子，都出來找一個戰時職業。因生產收縮而解僱的工人，都應該再找一個增加生產的工作，現在應該是脫離改變不重要工作的時候了。古語會說：上帝厭恨那些脫離的人，美國對於那些離開他們的重要職業——或那些沒有重要理由放棄他們的重要職業的人，必須給以代價——而這代價必須是用我們的子孫的生命血肉來造成的。

許多需要銳增的重要生產計劃，現因人力缺乏而受到嚴重的妨礙。最重要的軍

需是大砲、軍火、棉布、炸彈、車胎、坦克、載重汽車、甚至平式機。在這些計劃的每一部門中，近來的生產，都遠較需要落後。海軍轟擊軍火之生產，也受人力不足之妨礙。勞力的缺乏，也遲緩了巡洋艦和航空母艦的生產計劃，和某數量型的飛機生產。更多修理工人和修理零件的需要，甚為迫切。此種缺乏，延遲了作戰受創艦隻的歸隊服務期，並且使現在參戰的艦隻，得不到需要甚般的驗勘。二十六歲以下的甲級一等壯丁，泉源幾於罄竭，武裝軍隊補充額之增加，將徵用現在軍需工業中服務之緩役壯丁。陸軍武裝部隊，必須獲得源源補充青年的保證。要滿足這種至高的要求，是很困難的。同時想達到一九四五年的生產目標，也將因此更感困難。（待續）

本刊一卷一期至三卷六期總目

第一卷 第一期

發刊詞

董霖

十七八世紀中西文化之交流

王寵惠

美國改組世界的計劃

史密司

爭取勝利和世界和平的策劃

克伯遜

現代戰爭中海軍的任務

李却蒙特

日本所謂決戰階段的透視

鹿地亘

組織中國國際公法學會之商榷

董霖

最近一年的出版動態

印維廉

蘇聯黨方歷屆大會決議案

朱慶永

日本能支持多久？

蒲耀瓊

介紹幾本文藝名著

謝慶堯

第一卷 第二期

墨魔下台後的義大利

程滄波

戰後應否有一國際人權宣言

錢端升

戰後美國國內經濟

美國時代幸福

生活雜誌戰後
問題研究會

塞凡斯基

羅克典

瓊斯

惠林

蒲耀瓊

佩萱

第一卷 第三期

國際會議與國際合作

編者

何謂民主國家

編者

什麼是「無條件投降」？

張忠絨

民主國家對蘇合作問題

國際宣傳處

論戰後問題的解決

羅素

戰後經濟和平問題

巴斯福斯基

如何重建歐洲

樹新

現代美國戲劇

李曼瑰

介紹兩本近代英國文藝名著

謝慶堃

墨西哥之文藝

墨軒華代辦范爾

第一卷 第五期

全國雜誌概況

胡一貫

英美蘇三國會談

編者

奧本海氏國際公法

董霖

廢止限制華人移民法

編者

日本戰後貿易擴充問題

蒲耀瓊

二年來之大西洋憲章

蒲耀瓊

第一卷 第四期

國內外問題應予並重

編者

美國經濟政策的演變

何鳳山

五屆十一中全會之檢討

編者

日本戰時經濟之機構

國際宣傳處

中西文化的差異論

張道藩

東條的戰慄

鹿地亘

太平洋區域安全的代價

國際宣傳處

朝鮮——日本新秩序下甲等展覽品

連鼎元

德國如何利用法比之工業

姆諾戈列特

溫氏之國際公法之原理與將來

董霖

日本開發南洋資源問題

佩萱

「遠東和平基礎」述評

周鯁生

國際和平運動之歷史觀

陳鍾浩

聲譽為先

謝慶堃

建立世界機構的步驟

瓦爾特那施

第一卷 第六期

現在即應討論戰後問題

卑爾

四強宣言之精神

編者

著英與中國第一次不平等條約

沈鑑

罪行懲罰與善後救濟

編者

浪漫主義和心理衛生

謝慶堃

李門論戰後國際救濟

立華

九一八以來之日本

蒲耀瓊

美國經濟政策的演變(二)

何鳳山

日本軍人專政的演進

戰後緬甸的政治改進

一九四三年希臘的悲劇

介紹一個俄國劇本：不朽

遠東政治理想之戰爭

四國關於普遍安全之宣言

美國務卿赫爾在國會報告文

第二卷 第一期

聯合國陣線之加強

海權的意義

如此亞洲「共榮圈」

美國經濟政策的演變（三）

通貨之穩定——凱因斯及懷特計劃

刺客謀殺希特拉

美國劇壇巨星奧尼爾

阿留申之戰

為死而教育

中美英開羅會議公報全文

陣厚吉

恩源

椒生

蒲耀瓊

樹新

美英土開羅會議公報全文

德黑蘭會議羅邱史宣言

德黑蘭會議關於伊朗之三國宣言全文

蘇捷防守同盟協定全文

第二卷 第二期

集體安全制度之前瞻與後顧

戰後太平洋問題

美國戰時組織

美國的企業

日本生產統制問題

麥克阿瑟將軍

日寇靴跟上的菲律賓

戰時瑞士的景象

美國劇壇巨星奧尼爾（續）

李特維諾夫傳

英國聯邦在戰時

中美關於取消美國在華治外法權及處理

有關問題條約

編者

鄭師許

何鳳山

彭東

畢松

莊士敦

克羅

連鼎元

李曼瑰

蒲耀瓊

佩萱

編者

潘煥昆

樹新

何風山

連椒生

李曼瑰

蒲耀瓊

佩萱

第二卷 第三期

戰後僑務問題

民族文化與世界大同

英語世界之將來

中歐聯邦

泰國與日本

美國戰時組織

美國精神

美國的勞動問題

戰後的世界

英國戰時經濟

中英關於取消英國在華治外法權及其

有關特權條約

第二卷 第四期

一九四三年歐洲各國之外

交政策及其動向

美國如何進攻日本

捷克斯拉夫經濟之重要性

瑞士的中立

納粹帝國的清算

戰後美國的教育

掉韋勃夫人

東京記事

大日爾曼主義之患

中英關於取消英國在華治外法權及其

有關特權條約

第二卷 第五期

美國經濟政策的檢討

美國國務院

一九四三年歐洲各國之外交

政策及其動向

漫談日本取消不平等條約後之措施張振漢

論心理戰爭

納粹秘密警察的恐怖

現代派藝術的盛衰

戰後就業政策與工業組織

祥甫譯

樹新譯

惠林譯

蒲耀瓊

賀其治

皎雲

蔡維屏

瓊斯

龔駿

龔駿

龔駿

龔駿

龔駿

龔駿

龔駿

龔駿

龔駿

龔駿

龔駿

龔駿

龔駿

龔駿

龔駿

介紹 安娜·卡列尼娜
莫洛托夫關於修改蘇聯憲法提案
之報告

蕭青水

第二卷 第六期

美國政府戰後處置日本的計劃

史密斯

日本投降的條件

時代雜誌等擬

如何處置戰敗後的日本

洛辛伽

戰敗後的日本

考倫

不能作姑息的和平

阿明德

戰敗復興問題

蒲耀瓊

戰爭之研究

皎雲

聯合國糧食農業會議決議案

第三卷 第一期

美國的戰時新工業

博克世次基

美國準備回復生產到平時狀態

連椒生

武士道毀滅了日本

許君遠

印度王公及印度前途

潘宜嘉

自願公債勸募之技術

何廷光

油的危機

鮑姆

紅軍如何取得勝利

蒲耀瓊

戰爭經濟學

佩查

聯合國糧食農業會議決議案(續)

第三卷 第二期

太平洋永久秩序

周鯁生

亞洲殖民地的獨立

趙恩源

戰時英國之外交政策及其趨向

龔駁

美國的戰時新工業(續)

博克世次基

航空時代的地理

陽春暄

戰後中國之工業化

蒲耀瓊

魚翅與棒子麵

皎雲

聯合國糧食農業會議決議案(續)

第三卷 第三期

英國的新殖民政策

加恩

英屬馬來亞的政治前途

麥克法揚

第四卷

進攻東京的海島路線

潑萊士

華國外交政策（續）

西班牙的帝國夢

漢密敦

第三卷 第五期

歐洲猶太人問題

蘇明生

租借法案與中國

補償經濟

佩 萱

國聯鬥爭之謎

白鵝

蒲耀瓊

杜威的外交顧問杜勒斯

聯合國糧食農業會議決議案（續）

科學家的戰爭

美國外交政策

抗戰中的蘇聯婦女

第三卷 第四期

戰爭與和平

戰時捷克之外交政策及其動向

龔 駿

威爾斯的戰後新世界

最近獨立之冰洲共和國

秦 珺

中美英蘇之國際組織建議案

法國的將來

自由世界社

第三卷 第六期

法蘭西業已去了

勃 萊

英美及戰後世界

太平洋潮流之轉變

路加斯

拆散日本帝國

自由越南

湯姆生

戰後美國的自由私有企業制度

歐洲猶太人問題

蘇明生

巴勃士登近况

漫談日本人之經濟學觀

張振漢

科學家的戰爭（續）

和平之經濟的後果

蒲耀瓊

租借——勝利的武器

今日之印度

佩 萱

印度對戰爭之財政負擔

蒲耀瓊

詹士敦

張伯蘭

蔡文哲

楊聲鴻

謝漢俊

丹 楓

向知人

趙敏求

彭亮材

連椒生

蔡文哲

佩 萱

蘇聯十月革命斯大林演辭全文

蒲耀瓊

天廚味精廠

精味

為戰時最經濟之調味品

副產品

糖 葡 萄 精 粉 澱 粉

廠址：重慶慶豐貓兒石

辦事處：重慶森林路六十號二樓

中國工礦銀行

營業要目

存款 放款 匯兌 貼現

總行地址：重慶林森路二號

電報掛號：二八一八

電話號碼：四二二六一
四一九二八

通匯地點：後方各大城市

本刊徵稿簡則

- 一、本刊歡迎有關世界輿情，學術譯著，書刊介紹及文藝批判等類文字。
- 二、來稿不拘文言白話，務須繕寫清楚（勿寫兩面），並加新式標點，每篇以三千字為原則，仁有特殊價值者例外。
- 三、譯稿務希附寄原文，如確有不便者，必須詳註原文題目，原著者姓名，出版年月及地點等。
- 四、來稿本刊有修改權，不願修改者請預先聲明。
- 五、來稿得以筆名披露，但必須註明真姓名，以備查考。
- 六、來稿一經採用，立即從優致酬，版權即歸本刊所有，如已在他處發表者，雖經登載，恕不奉酬。
- 七、未經登載之稿，除預為聲明並附足郵票外，概不退還。
- 八、來稿請寄重慶大田灣四十五號本社。

出版者

國際編譯社

社長兼主編

董霖

印刷者

自由西報社

經售者

全國各地
商務印書館 中華書局
正中書局 青年書店
大東書局 世界書局
北方書苑 其他書店

定價		每期刊廣告價目		
訂購辦法	冊數	價目	郵費	
零售	一冊	三十元	國內不收	
預定半年	六冊	一百五十元	國外照加	
<small>為優待讀者凡向本社直接定閱，不收郵費，但需掛號寄遞者。每冊另加掛號費三元。</small>				
	地位	全面	半面	四分之一
	裏封面	四千元	三千元	二千元
	正文內	三千元	二千元	一千元
	全年一次付足	八折收費		

本社出版

如何處置戰敗後的日本

阿朋德等著

甲種紙四十元
乙種紙三十元

美英蘇三國將來的外交政策

傑塞普等著

甲種紙六十元
乙種紙五十元

美國與戰後歐洲

國際宣傳處譯

甲種紙四十元
乙種紙三十二元

世界聯邦之理論與計劃

中山文化教育館譯

甲種紙六十元
乙種紙五十元

戰爭與作戰原料

斐爾斯曼著

甲種紙三十元

地緣政治與心理政治

桑底克等著

甲種紙三十元

美國政治經濟

何鳳山著

甲種紙一百六十元
乙種紙一百二十元

捷克的民主政治

賴維世著

甲種紙一百元

使節與領事

周子亞著

甲種紙八十元

國際公法之原理與將來

董霖譯

甲種紙一百一十元
乙種紙九十元

外人在華之法律地位

李光夏著

甲種紙三十元

秋來時候(小說)

李素譯

甲種紙六十五元
乙種紙五十元

姜洽(泰戈爾名劇)

王樹屏譯

甲種紙四十五元
乙種紙三十五元

經售

全國各地 商務印書館 中華書局
正中書局 世界書局 大東書局
青年書局 北方書苑 其他書店